吳郡志

附校勘記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吳郡志

附校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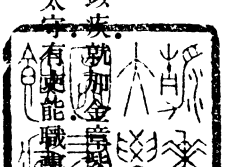
（四）

范成大撰

吳郡志卷二十四

人物

張裕字茂度敞之子爲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固辭以疾就加金章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爲居止優遊野澤如此者七年爲會稽太守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守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



張鏡裕之次子少與顏延之隣居延之常談義飲酒喧呼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深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

張永字景雲裕之第三子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大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及授揚威將軍都督諸將經略河南後爲青冀二州刺史統諸將討薛安都封孝昌縣侯改吳郡太守遷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年雖老志氣不衰子瓌仕齊

張岱字景山裕之幼子仕爲東遷令殷沖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棲遲下邑名器方顯終當大至歷臨海豫章晉安三王府諮議自謂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徙益州刺史益土安其政齊建元初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未欲回換但

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武帝卽位復爲吳興太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兗州刺史未拜卒謚貞

張邵字茂宗裕之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元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飢又資饋其妻子武帝以邵勤練憂公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卒謚曰簡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輴車諸子從焉子敷

張敷字景允生而母亡年數歲問之便有感慕之色求母遺物唯得一扇緘錄之每感思輒開笥流涕性整肅風韻甚高好讀元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帝見而愛之與高士宗少文談繫象少文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召見奇之曰眞千里駒也仕至黃門侍郎後軍司徒左長史父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毀瘠成疾未朞而卒孝武旌其孝追贈侍中名其所居曰孝張里

張暢字少微禕之子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元嘉中累遷安北長史魏太武南侵至彭城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魏人相視歎息改爲南譙王義宣長史元凶弑逆義宣舉兵暢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封夷道縣侯義宣有異圖暢遣門生苟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義宣敗暢見原轉侍中會稽太守卒謚曰宣

張緒字思曼演之子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並貴異之鏡語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謝敷云是我輩人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談袁粲謂有正始遺風出爲吳郡太守齊建元初爲中書令素望甚

重太祖深加敬異王儉嘗云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否長於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益州獻蜀柳狀若絲縷武帝植之靈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其見賞如此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飧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作蘆葭輀車引柩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焉諡簡子子充仕齊

張瓌字逸祖永之子仕宋不欲前兄瑋處祿免官不拜遭永喪還吳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者事捷以告張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守錫以嘉名封義成縣侯郡人顧晶陸閑少年未知名瓌引爲綱紀後並立名皆以爲知人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高帝敕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清鬱林之廢朝臣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見朝廷多難屢啓還吳梁天監中卒弟稷子率並仕梁

張沖字思約敷弟柬之子母戴顒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少有至性仕齊爲青冀二州刺史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取果菜流涕薦焉後遷郢州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沖確然不回明年梁兵圍之沖固守不出病將死屬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張融字思光暢之子弱冠有名神明俊出機辯如流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

物。以奉異人。仕宋爲封溪令。路經嶧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融風止詭越。見者驚異聚觀。齊高帝素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義宣之亂。官軍欲殺融父暢。張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興世子欣時。坐罪當死。融又啓竟陵王。欲代欣時死。王義之建武中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旐。不設祭。三千買棺。無製新衾。有玉海集行于世。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弟寶積。

張寶積。何點謂爲保家之主。永元中。乘輿輿謁蕭頴胄。舉動自若。頴胄問何至之晚。答曰。自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既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頴胄深善之。後仕御史中丞。

梁張稷。字公喬。壤之弟。幼有至性。所生母喪。常設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州里謂之淳孝。父母沒。廬墓六年。性疎率明悟。有才略。仕齊衞尉卿。東昏之難。爲梁武佐命。然常愧之。徐道角作亂。見害。奉祿皆頒親故。家無餘財。與族兄充、融、卷並知名。時號四張。子嵊、姪率、率弟盾。

張卷。字令遠。稷族兄。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

張嵊。字四山。稷子。少篤孝。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不執刀刃。不聽音樂。仕梁湘東王長史。王爲之筮。得節卦。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爲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兵赴援。賊將劉神茂遣使說嵊。嵊斬其使。景遣侯子鑒擊嵊。

嵊軍敗。釋戎服坐聽事。賊臨以刀。不屈。執送景將舍之。嵊曰。速死爲幸。與子孫同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元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弟睪亦知名。

張率。字士簡。瓌之子。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每日限爲文一篇。至年十六。凡作二千餘篇。陸少元家有書萬卷。率盡讀之。齊建武中舉秀才。沈約目爲南金。梁武帝時爲文德待詔。帝見其文。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之全矣。又謂曰。卿東南物望。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宰相才。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祕書丞。出爲新安太守。率嗜酒。於家務尤忘懷。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

張盾。字士宣。率之弟。以謹重稱。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幷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張種。字士苗。永從孫。祖辯、宋大司農。父略、太子中庶子。種少恬靜。居處雅正。旁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始豐令。母卒。毀瘠過甚。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常若在喪。景平初。王僧辯以聞。起爲中從事。幷爲具葬禮。葬訖。方卽吉。陳武帝受禪。累遷中書令。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卒贈特進。謚元子。種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

張稷。仕梁。種之弟。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光祿大夫。

張充。字延符。緒之子。少好逸遊。嘗臂鷹牽狗。吳西郭中。年三十。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仕齊。歷尚書殿中郎。王儉用事。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入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遇禍。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歷梁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遷尚書僕射。頃之爲吳郡太守。卒。謚穆子。

張繹。字士和。郡人。學道講經。理致深密。詞端華辯。當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隱居著法檢論。明釋老二教。繹往復討論。甚有條理。隱居嘉焉。專心道法。居貧守約。善八體書。別製雲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太平經。

張昭。字德明。弟乾。字元明。吳人。昭幼至孝。父熯病消渴。嗜鮮魚。昭結網捕魚以供。弟乾、聰敏好學。亦有至性。父卒。兄弟並不衣綿。不食鹽醋。日食一升麥屑粥。每感慟。必歐血。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毀瘠骨立。家貧。未得大葬。布衣蔬食。十有餘年。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兄弟因毀成疾。昭一目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未五十。並終于家。嗣息俱絕。

張仲。字叔元。郡人。仕陳左中郎將。好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喪服孝經論語義、前漢音義。官至漢王侍讀。

張後允。字嗣宗。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沖、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幷州博士。後允以學行禪其家。以經授太宗。封新野縣公。終散騎常侍。謚曰康。

張承休。後嗣孫。張說撰其墓志云。後嗣之子小師。小師生承休。承休希言篤行。去華崇實。非法不由。非禮不動。精於理物。敏於從政。歷朝議大夫上柱國恆州刺史。說之文曰。昌門一分。暉我諸侯。蓋居昌門云。

張鎰。字季權。後嗣五世孫。父齊邱。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謚貞獻。鎰累殿中侍御史。將救盧樅死。白其母曰。樅免而鎰貶。默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坐貶撫州司戶。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盧杞忌鎰剛直。擠之出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率其黨作亂。遂遇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爲賊姦所乘。以歿其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嵩等矣。

張從師。郡人。張說撰其墓志云。河南府法曹參軍。有唐逸士吳郡張從師。沖和純粹。辯博閎達。卓犖好古。儻蕩逸羣。秀才高第。歷官五政。忘懷樂道。如浮雲無心。野鶴獨立。上元二年終。葬虎邱西原。子惟儉、惟靜。弱歲皆精左氏穀梁春秋。弟從申時爲祕書省正字。從師祖損之、隋侍御史水部郎。損之生法碩。學麗藻。名動京師。從師之父也。從申自有時名。書法甚高。

張旭。吳人。草書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老人曰。觀公筆蹟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眞卿、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張僅字幾道與里人顧棠字叔思皆客於王荊公公作三經義二人與焉僅至著作佐郎卒方子通作挽詩極哀楚誦者爲出涕吳人因目子通爲方挽詩吳郡擊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丹旐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霜可憐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

吳郡志卷二十五

人物

楊收字藏之。父遺直。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遂居吳。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懿宗時。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鉅、散騎常侍鏻、戶部尚書。

徐修矩。吳人。仕爲恩王府記室參軍。奕世才賢。承家介潔。守世書萬卷。優游自適。有潮田五萬步。草屋十數間。不復出仕。皮日休嘗就借書讀之。與任晦同時。日休與陸龜蒙作二游詩。謂修矩與任晦也。

任晦。吳人。仕爲涇縣尉。退居里中。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池中又爲島嶼。修篁嘉木。掩映隈奧。晦資高放寡合。好奇樂異。喜文學名理之士。得顧辟疆舊圃以居云。（松陵集。）

孫發。吳人。舉百篇科。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當時如此。後未有繼之者。

皮光業字文通。父日休、爲蘇州從事。光業生於蘇。十歲能屬文。錢武肅王鏐、辟以爲屬。吳越國建。以爲相。教令儀注。多其所定。美容儀。善談論。若神仙中人。（吳越備史。）

殷宅字昌從。少負志氣。博學善屬文。弱冠遊太學。籍甚公卿間。天寶末。知天下將亂。乃趣裝東歸。侍母居

吳郡吳中士大夫得從之遊者鄉黨以爲榮採訪使李希言辟爲從事奏授試崑山尉不就子侑遂顯宦（馮宿集）

吳仁璧大順中及第喜屬文精星學及黃白術初學於廬山道士數年其師曰能罷卷學仙乎仁璧固陳求名之志道士曰一第取之拾芥耳但它年從宦勿干英雄仁璧既成名錢武肅王待以客禮訪以天文固辭非所知欲辟幕職又以詩辭及秦國夫人薨武肅具禮幣請爲志又不從遂爲錢氏所害其女亦善星學仁璧被繫女仰瞻而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備史遺事）

溫訥蘇州人吳武忠王楊行密時爲大將劉威幕客行密卒威爲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溫溫將害之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溫果待威甚恭威得遠鎮訥之力也

司馬福郡人始隸吳越王水軍淮人圍姑蘇置柵環城內外阻絕王遣救兵至莫知城中音問福能水中行總帥因遣入城淮人設網縣銅鈴鐵鱗過之必覺福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亟舉網網舉而得度或浮水上則戴萍荇而行因得入城既而復出凡在水中三日及救兵與城中弓矢相應淮人以爲神軍中皆服福奇才進官都指揮使吳越王城吳江置軍鎮命福主之許老於職至國初不絕（備史遺事）

丁偃蘇州進士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溫公詩話）

鄭夷甫郡人少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推夷甫命不過三十五

歲。感歎叵堪。有人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化去。夷甫聞之。喟然歎息。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蔕。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訣。及次敍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夷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已僵立亭亭如植木。一指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堵牆。明日乃斂。高郵崔伯易爲墓誌。略敍其事。（憑客揮犀筆談。）

謝濤字濟之。淳化三年進士。幼奇敏。講學陽山澄照寺。吳令羅處約、長洲令王禹偁皆與定交。處約謂禹偁曰。濟之揚搉天人。吾曹敵也。由此聲名益顯。眞宗即位。銳意人物。內出濤等二十四人治狀。會京東強寇起。召知曹州。歷三司判官、兩浙轉運使、侍御史、直昭文館、知越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朝廷嘉其恬退。擢太子賓客。其爲侍御史。清靜端介。百辟望其風采。及分務悉屏去外累。不復親筆硯。曰。佚我以老。日閱舊史一卷。以代賓話。弟炎。有文名。與盧植齊名。時謂之盧謝。

謝絳字希深。濤子。祥符八年進士。召試館閣校勘。上疏言國家當以士德王天下。又言眞宗當配上帝。議不合。河決滑州。又言災異衆多。宜深自引咎。損膳于朝。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以休息天下。又請罷內降。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而後施行。因進聖治五箴。遷知制誥。出知鄧州。卒。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

龔識。給事中眞（正字犯孝廟諱嫌名。）儀之子。端拱元年進士。大中祥符間。翰林學士李宗諤薦擢監察御史。遷殿中

侍御史兼左巡使。本朝襲唐製。御史不專言職。至是始擇學術醇正。操履端方。可綱紀朝廷者。俾入臺言事。識始被選。後以目疾求退。除檢校司封郎中平江軍節度使。本朝吳士登科者始於識。今府學先達題名。以識爲首。識之後有宗元等列於後。其家至今居崑山黃姑。猶藏其登第時金花榜。貼乃用塗金黃紙。闊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又用白紙作大帖。如藥貼狀。貯金花貼於中。外亦書姓名二字。蓋以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而世少見其制。故附於此。

丁謂。字謂之。長洲人。少與孫何善。袖文謁王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進士甲科。累遷夔州路轉運使。蠻酋爲寇。謂諭以禍福。蠻感泣作誓刻石立境上。五年不得代。詔舉自代者。乃入爲三司鹽鐵副使。大中祥符五年。參知政事。九年請外。爲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復參政。改樞密使。代寇準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空晉國公。仁宗卽位。進司徒侍中。爲山陵使。授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在崖五年。累徙光州。授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二。謂機敏有智謀。文字累數千百言。經覽輒誦。善談笑。爲詩至圖畫博弈音律。無不洞曉。嘗建鄉郡節鉞。以至宰相。國朝吳人至相位者始於謂。又嘗爲鄉里請於朝。特免丁錢。鄉人至今德之。祠於萬壽寺。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洞疎雋。幼習弓矢擊刺。長折節勵學。精左氏傳。咸平三年第進士。爲雄武軍推官。詣府白事。有倅踞坐不起。卽移書責知州馬知節。知節怒。劾之除名。歸吳。所居常植一竹。以表特操。吳人至今詠之。曰許洞門前一竿竹。日以酣飲。嘗從民坊貰酒。大有所負。一日忽書壁作酒歌

數百言。人爭往觀。其酤數倍。景德中。獻所撰虎鈐經。應籌策科報罷。封太山。祀汾陰。獻三大禮賦。卒於烏江主簿。

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閬。攜以見長洲令王元之、吳縣令羅思純。以所作贊二令。二令名重當時。疑所贊假手。未之信。因試之。與之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燈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凡數十聯。皆敏妙。二公驚異。聞于朝。賜進士及第。官止尚書員外郎。（續歸田錄）

祝庶幾。郡人。通象緯之學。累赴鄉舉不中第。景德中求試所習。以爲司天靈臺郎。

徐祐。字受天。擢第爲吏。以清白稱。慶歷中屏居吳下。日涉園廬。以自適。終左司員外郎。年七十五。

鄭戩。字天休。吳人。居皐橋。九歲而孤。長客京師。師事楊億。天聖三年進士第三。累歷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戩強敏善聽決。假貸細民。繩治豪宗大姓。流姦吏馮士元于海島。執政盛度、程琳皆坐黜。朝議畏其皦核。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出知杭州。發丁數萬開闢西湖。民賴之。歷陝西四路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行邊至鎮戎軍。天寒與將佐置酒。會塞塵起。有報西戎至。戩云。此必川兵按邊回耳。非賊騎。已而果然。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幷州。時契丹與元昊交惡。邊奏互上。獨戩不以聞。上問。戩對戎狄相攻。中國不足憂。仁宗嘗曰。戩氣質英豪。朕欲爲相。故屢試於外。尋爲宣徽北使。院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二。贈太尉。謚文肅。

吳感字應之以文詞知名天聖二年省試第一九年中書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子純、文行亦高鄉人目曰吳先生

元絳字厚之居帶城橋天聖五年進士屢典大藩以文章政譽名一時神宗欲選翰苑之才王荊公曰有眞翰林學士恐不能用爾遂自外召入翰林未幾參知政事事詳在國史後以太子少保致仕還吳中與程公闢諸公爲九老會鄉人號其居曰衮繡坊卒年七十餘有玉堂集三十卷

程師孟字公闢郡人其高祖思爲錢氏營田使遂居吳師孟居南國側號書錦坊景祐元年舉進士累遷判三班院給事中判將作都水監歷知楚、遂、洪、福、廣、越、青州爲政簡而嚴剸煩制劇才刃有餘罪非死者不以屬有司獄每爲空寬猛得中所至人悅性樂易純質言無隱情喜爲詩効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累官光祿大夫致仕年七十八樂圃朱先生伯原少許可言師孟爲政則曰雖韋丹治豫章孔戡帥嶺南常衰化七閩無以加也天下以爲才卿吏師米芾亦云廣平公以文學登科以政事躋顯以言語出疆以恬退告老足之所及功利蔚起云有詩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

盧秉父革本德清人舉神童慶歷之後累歷監司有聲請郡自效神宗嘉其恬退未幾告老累進太子賓客官制行累改通議大夫退居於吳年八十二今盧提刑橋因其宅以名其家遂爲吳人秉皇祐元年進士元豐中爲發運使父革退老於吳秉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原懇辭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龔宗元字會之慎儀之孫幼頴悟絕人讀書虎邱爲鄉貢首選天聖五年擢第范文正公謂之曰君器業清修它日必爲令器謹勿因人以進宗元後登朝未嘗遊公卿門文正之教也終都官員外郎宗元始以都官分司南京謝事取白居易詩作中隱堂語在園亭條子程孫況皆繼登科

龔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慊於禍福力學排異端家不設佛老像祭祀不焚紙錢讀書南峯攻苦食淡遂博極羣書鄉人號有脚書廚熙寧六年第進士終桐廬令子況

龔況字濬之崇寧五年進士入館以學術文章與蘇過在朝俱知名時號龔蘇用宗元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終祠部員外郎有起隱集三十卷

孫載字積中崑山人曾祖漢英仕錢氏爲蘇州崑山鎮防遏使遂爲縣人載治平二年第進士歷廣東河北淮西使者知海沂婺亳州治務大體時號循吏以嘗薦元祐黨人遂屏歸一日偏謁先壠及嘗與往來者呼妻子與訣問日早晏盥手焚香而逝年七十五

丁隲吳人元祐中嘗爲左言五上章論何正臣治獄殘酷巧詆刻深甚於羅織黨錮事載國史

侍其沔字國紀上世自高密徙吳學貫穿經傳與人交如淡薄遇其急奮義以往不避艱險五舉禮部退爲鄉先生治平三年沒門人弟子相與議其治行謚曰夷晦先生滕元發志其墓云士生斯世有進取出力得時行道功烈被於民者有行義修潔退而講學爲一鄉之善士者斯二者用捨不同要皆天下之強立君子也善士蓋指沔其慕尚之如此

秦希甫字辨之郡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符中爲陝西轉運判官奏王贍王厚取邈川青唐府庫物因此致變又言河州至湟州道路險阻往者如赴死所湟州本温溪心故地當求温氏之後立爲屏輔皆在可棄崇寧初黨論起言者以棄地爲罪降官入黨籍

葉清臣字道卿長洲人父參嘗守郡謝事因居天慶觀之東有賢德名（事具七檜堂條下）清臣天聖二年舉進士第二簽書蘇州觀察判官累遷修起居注三班鹽鐵院上疏論地震熒惑犯南斗因訟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齮舌行將二年人主當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出爲兩浙運使豪右田據上游水不得泄民不敢爭清臣請疏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民賴其利擢三司使編前後詔勅使吏不敢欺遷歷翰林侍讀學士歷江寧邠澶清永興河陽諸郡清臣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資爽邁遇事敢行數上書論天下事其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錢象先字資元郡人中進士高第宰相呂夷簡薦其經行爲國子監直講歷大理少卿三司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官尚書刑部侍郎又歷知河中河南府許潁陳蔡亳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象先長於經術仁宗留神經藝象先以古學進勉間有顧問依經以對因以諷論政事時務有啓迪獻納之益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又通刑名之學所尚詳平又以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移敕文入于令者甚衆又省去許捕之條百餘其持法近厚如此修敕成例賜勳爵獨賜三品服仁宗謂輔臣曰象先以孝聞有母八十歲以此慰其母心熙寧九年卒年八十一

滕甫字元發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本東陽人范文正公父之甥教以爲文文正爲郡安定胡先生翼之亦居郡中甫來從學廷試兩爲第三孫沔一見曰後當爲賢將累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歷開封眞定府鄜許秦定青揚鄧等州終龍圖閣學士謚章敏甫慷慨豪邁不拘小節近世名將無及者葬陽山子孫遂爲吳人

蔣堂字希魯本宜興人徙于蘇祥符五年進士任侍御史論禁中火宜責躬修德不必歸咎宮人郭皇后廢極論不可出爲淮南發運使薦部吏二百員累遷樞密直學士歷知應天河中府洪杭益蘇州後十二年再守蘇遂謝事以禮部侍郎致仕家於靈芝坊（詳見園亭門）堂爲人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卒年七十五有吳門集二十卷其絕筆詩云歸來深隱太湖濱天與扶持百歲身雖是浮雲隔雙闕丹心愛戴在君親忠厚之氣終始如此

陳郯隱居里中以琴書自樂丁晉公甥也欲薦以官拒之續圖經并其弟之奇謂之兩高士父殿中丞質亦以德行著稱鄉里

陳之奇字虞卿曾祖贊明事錢氏爲中吳軍節度推官所謂丁陳范謝四長者之奇天聖中禮部試第四御試不得第居鄉里十年無仕進意母丁晉公之妹晉公欲官之之奇兄弟每力辭而勉使復應舉不得已復起得及第李瑋尚秦國大長公主詔舉經術仁義者爲隴西郡王宅教授數月告歸即致仕郡留其奏不可時年未五十未幾詔賜金錢復起之卒不起終太常博士之奇孝於親約於身信於朋友篤行好

學知道心泊如不爲聲利所遷其退歸與鄉人同憂樂赴人之急至于州縣無所避州縣以之奇至誠亦不爲疑平居靜默與人言忠孝立身亹亹不倦人莫不以爲君子每出乘羸駒里巷小人見之必斂然曰此吾陳君子也四方賢士大夫至吳必問陳君所在爭欲一見之王岐公聞其喪曰吾嘗與陳君相從於閭門之下觀其言出入仁義之際眞君子哉乃爲誌其墓而題曰太常博士致仕陳君子之墓云

方惟深字子通其先自莆陽徙吳爲吳下鄉先生文學行義與樂圃朱長文同爲一世所宗事具程俱所撰墓銘其略曰子通幼有稱鄉貢爲第一試禮部不第卽棄去吳下有田一廛與其弟躬出入耕獲閒則讀書至於黃帝老莊之書養生爲壽者之說及西方別傳皆得其大指平居視之猶木雞也及其論議古今道理窮覈至到確然莫能移常以雅道自娛一篇出人爭傳誦王安石以爲精詣警絕元白皮陸有不到處以韋布之士閉關陋巷而孝友清介之風隱然稱東南有司舉貢籍以年格應補軍州助教者就賜敕牒袍笏於其家得興化軍助教拜授唯謹初年四十無子其弟有子以謂吾先人有後足矣卽屏居於外預知死期至不亂喪葬皆有治命云

楊懿孺字彝甫其先自浦城徙長洲以行義隱處與方子通同時號吳中二老事具程俱所撰墓銘略云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居城之東南曰楊公卽懿孺也懿孺少孤力學言行相顧朝無夕儲讀書哦詩泊如也神夷氣昌未嘗有飢寒憂雖閭里不盡知其貧崇寧二年特奏名後調南昌主簿居一年忽載妻子歸吳下且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平居直心自信不知世間有傾巧事自未仕及老于家不入州縣不事鄉里請謁間一過所親厚歲不過數四雖嘗出而仕人猶謂隱者

吳郡志卷二十六

人物

范仲淹字希文。事具歐陽文忠公所撰神道碑、及國史傳。其略云。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五代之際。世家蘇州。生二歲而孤。母再適長山朱氏。仍其姓。始名說。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五年。大通六經。爲文章論說。必本仁義。舉進士禮部選第一。中乙科。始歸迎其母以養。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懽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天聖中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召拜右司諫。上疏請還政天子。及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諫。又指宰相留百官廷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徙蘇州。州地瀕雷澤。田多水。募游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興作未就。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詔復知蘇州。召還。拜天章閣待制。益論時政闕失。知開封府。治有聲。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宰相呂夷簡怒。交論上前。落職知饒州。徙潤越州。趙元昊反河西。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又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衞。與語不疑。居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

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之歸。慶歷三年爲樞密副使。數月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之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即請行。乃以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年六十有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御篆其碑曰。褒賢之碑。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里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焉。長子純佑。少有大志。蚤卒。純仁、純禮、純粹皆名世。（閻選撰文正公眞贊云）英英如神。屹屹如山。仁義道德。溢於顏間。大忠卓躒。元功方召。以贊中樞。以尊清廟。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繭是度。不傾不騫。維慶有祠。邦民瞻思。慶山可夷。茲堂巍巍。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子。第皇祐元年進士又薦。始出仕。治平中爲侍御史。議濮王典禮不當。命出房闥。通判安州。由是名震天下。後知諫院。言王安石驟更法度。恐失人心。作尚書解以進。前後上言。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伸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逖。反復激切。無所諱避。復出補外。元豐八年召爲給事中。明年同知樞密院事。陳禦備西戎之策。事俱施行。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耿士風。救蘇軾、韓維、王覿等。極言前世朋黨

之禍。吳處厚箋蔡確詩以聞。朝廷欲貶之死地。純仁獨曰。此路自丁晉公後。荊棘已七八十年。不可自吾輩開之。奏乞薄確罪。亦出知潁昌府。踰年復相。於事無所回隱。同列病之。哲宗於大臣中。獨注意純仁。間人材法度。悉實以對。章子厚用事。復出知潁昌。累貶永州。徽宗卽政。卽日走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啓皆國家大體。蓋將屬以重任。以中太乙宮使召。以目疾辭。上每對輔臣。以不見純仁爲恨。年七十五薨。賜世濟忠直四字。爲墓隧碑首。謚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

范純禮字彝叟。仲淹子。元祐中爲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立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論張耒不當不候參告令供職。一時聳動。知開封府。一切以寬。革前政刻深之弊。中丞蘇轍攻右丞王存去。將用轍代存。純禮曰。蘇章不避嫌。此必不放過。數日徙純禮刑部侍郎。轍方拜元符三年拜右丞。以年老力辭。上謂安燾曰。范純禮作執政。不應引年。況精力康強。卿等以國家圖任老成之意勉之。救陳次升以言得罪。乞以嘉言用江公望。留王覿。解上官均鄒浩之言爲理當從之。乞罷京城猪羊圈解山陵盟器之煩費。曾布榻前云。人皆言財用不足。天下何憂無錢。純禮進曰。天下告窘。戶部無料錢支。藏庫空竭。無如今日。布誑陛下。建中靖國元年。知潁昌府。尋除端明殿學士。崇寧初。累責單州。年七十六。純禮居二府。布衾純袍。不爲表襮。沽名譽。食飲不擇其鮮。不役婢妾。中年卽清居。端坐全眞。容物不爭。而立朝端方。乃不可犯。人以劉寬卓茂方之。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五子元豐中歷鄜延陝西轉運判官、鄜延都總管、環慶經略安撫使改鄜延又改熙河蘭岷路元符中改河東復移鄜延兼知慶州延安太原府戶部侍郎知河南府神宗謂純粹遇事不苟存心公家旁無顧慮任陝西轉運時當五路大舉財用匱乏吳居厚爲京都轉運使上羨餘三百萬緡上遂以賜純粹純粹愀然曰吾部雖窘豈忍取此膏血力辭弗納紹聖元年言者論弃四寨之地實啓戎心司馬光文彥博等主之於內純粹等行之於外後遂入黨籍最後貶鄂州久之起官復徽猷閣待制政和七年卒年七十二

范正平字子夷忠宣公次子紹聖初爲開封尉戶部尚書蔡京結后戚向氏欲展向氏墳正平爭以爲民田不可奪京坐贖銅由此恨之忠宣薨小人附會言正平兄弟撰造永州傳宣聖語及行狀非忠宣意行狀實李之儀受忠宣之意次第之正平遂與之儀俱下御史獄事解猶謫襲州歸終身不仕初忠宣薨特添恩澤分官中外諸孫久之追奪例外官正平遽納其子官全其姪與玿焉方遺表獄作弟正思曰兄是時方當宅岑某實預議正平獨身當之其後徐丞相處仁問正平之爲人於王定仲弓仲弓作卓行對一篇大略謂正平力學爲文通古今論議出人意表爲宰相子有聲譽不朋比爲進取資不可以勢屈不可以利回質之神明而不疑行之屋漏而無愧云

范琪字希世文正公之從兄天聖五年進士歷開封府法曹知鄞縣葺堰埭百餘決導瀦積徙常熟濬金涇鶴瀆二浦溉田千頃爲公家利其在天府議法必精握節不撓府尹胥安道給事中孫夢得交薦之子

師道有賢名。蔣堂敍范氏上世謂琪之高祖隋自唐末作麗水丞屬亂離遂家於蘇曾祖鈞祖從誼竝在錢忠懿王幕下父昌言歸本朝贈國子博士皆葬吳縣三讓鄉之天平山云

范師道字貫之天聖九年進士累知廣德縣縣淫祀歲殺牛以祀神一切禁絕之擢侍御史數以論事忤宰相劉沆出知常州復召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會百官上尊號乃言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又言宮人多遷除恐女寵因緣以害政事上皆嘉納之又言陳升之不當進用出知福州復入爲三司鹽鐵副使終直龍圖閣知明州有奏議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子世京世亮皆登科

范世京字延祖皇祐五年進士歷和州歷陽令適師道守明州世京棄官侍養曰人子事親之日少事君之日多寧可曠時失定省父喪扶護歸鄉垢面跣足晝夜哀號行路爲隕涕服除熙寧初官湖北廣南召至京師與時論不合辭歸終祕書丞

范纘唐末吳處士有子七歲能吟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干聞之曰此兒他日必垂名又吟夏日詩云閒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而卒（延賓佺語唐宋遺史）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姪孫贊善純古之子負才不羈工詩詞無意榮達安貧自樂未嘗屈折於人所居號范家園所賦詩甚多時出傑句如詠懷云一瓢有道泰山重五鼎不義鴻毛輕其氣槩卓犖類如此

林虙字德祖旦之子好古嗜學擢第累遷朝奉郎太學錄開封府司錄以府尹不之禮移疾告歸不復出仕所居在大雲坊因自號大雲翁屏置朝章不入州縣先達稱其高有大雲集百卷神宗聖訓十卷

朱長文字伯原光祿卿公綽之子公綽居鳳凰鄉集祥里園亭甚古長文擢第號其居曰樂圃時俊咸師仰之號樂圃先生米芾撰墓表略云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築室樂圃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不見爲恥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爲本郡教授又召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元符元年卒鄉人立祠於郡庠家徒藏書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賜其家絹百匹

崇大年字靜之慶歷中擢進士第歷知青田縣民貧無以納和買大年悉令候冬熟州符督責追杖縣吏大年曰年凶民飢若催督必破產雖杖胥吏三五輩尚可寬一邑之民至冬民無不納足者徙知浦城縣舊設兩棧民以事追去無輕重悉置棧中大年曰此以牛馬吾民悉命撤去有疾丐分司歸吳日與程光祿諸公觴詠燕遊號吳門十老大年德守淳固志尚夷曠恬於勢利不求聞達辭卻薦辟浩然易退吳士自陳君子之奇之後大年繼有賢稱分司後十三年致仕又十四年卒年八十二樂圃先生朱長文與鄉人議謚謂黔婁辭國有餘貴辭粟有餘富其謚曰康陶淵明隱約就閒其謚曰靖節大年當有道之世秉難進之節韜章蘊能不自表襮仕而知止貧而忘憂凜然有古高士之風乃共謚曰康靖先生（林亦逸史朱長文行狀）

富嚴大中祥符四年進士以刑部郎中守鄉郡嘉祐中守祕書監致仕未嘗一造官府以耆德稱所居坊人以德壽目之富氏本出處之青田文忠公弼於嚴爲叔父嚴之祖始居吳葬焉遂爲吳人子臨亦有文名曾孫鈞洵元衡皆登科

郭附字明仲嘉祐八年進士知洪州新建縣俗健訟好持吏短長附至問民疾苦皆以鷙獸暴橫爲言乃檄旁縣尉併力仍以厚賞啖壯士不閱月得鷙獸數十尸諸庭乃號於衆曰有悍不率教如此獸者皆殺之無一人敢犯令以朝奉大夫致仕幅巾策杖窮山林詩酒之適十八年東南高士皆願從遊卒年八十四

胡稷言字正思則之姪學古文宋景文公以特奏補官爲山陰丞致仕築圃鑿池追陶靖節之風種五柳以名堂清修寡欲延納後進日晡後不飲食客坐蕭然具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子嶧

胡嶧字仲連居五柳松窗蓬戶人以爲隱君子步趨言動皆有尺度賓嘉喪祭率遵古法用杜甫詩名所居曰如村自號如村老人累舉命官終不仕卒年七十九詩文簡古如其爲人子百能

胡百能字少明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江山縣有惠愛乾道初選教諸王宮嚮進用矣以年至力請老朝廷嘉之乃以左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事歸築堂曰宜休相羊里巷鎗銖軒冕殆其天性久之乃卒年七十四子耕

郭元邁字英遠附之孫博通經史入太學魁上舍靖康之難募使北敵通問徽欽二聖元邁上表請行詔以爲副使行次河朔以尺紙付家云出疆當艱棘時難保全生此身已許國矣至金廷上書北帥粘罕乞歸二聖爲金所留尚書洪皓自金北歸首言王倫及元邁以身徇國弃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

章甫字端叔自建徙居於吳其八世祖本浦城人有西村珠林二族西村之裔多顯位珠林至甫曾祖可

法始登科。甫熙寧三年進士。知壽春縣。大臣以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除太府寺丞。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事。崇寧初。除都官郎中。陛對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非爲身謀。稍稍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黨籍。禁錮子孫。恐非陛下本意。上優容之。尋掛冠歸吳。藏書萬卷。讎校精密。卒年六十二。八子。憲其一也。

章憲。字叔度。居黃村。樂道好德。操履高潔。行有餘力。而以學文。鄉里謂之隱君子。其學師事王信伯。而與朱子發、呂居仁等游。尤邃於春秋。有復軒集十卷。曾文清公幾爲之序。

郟亶。字正夫。崑山太倉農家子。自幼知讀書。識度不碌碌。嘉祐二年進士。崑山自國朝來。登科者自亶始。嘗條吳中水利。爲書上之。熙寧間。以亶爲司農寺丞。奉使浙西。措置水利。民不以爲便。遂罷。詳見水利門。終比部郎中。子僑子高。亦有才。鄉里推重。謂之郟長官。有幼成警悟集行於世。

李璋。居盤門。有不羈之才。王荊公甚愛之。嘗有詩送璋應舉云。湖海青衣二十年。尚隨鄉試已華顛。又送其下第云。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璋後改名玖。以累舉補官。孫益。亦登科。紹興間任監察御史。

馬友直。字伯忠。其先本姓司馬氏。有名球者。仕吳越。以御史中丞。爲崑山鎮遏使。因家焉。子孫樂道不仕。隨乎流俗。故止稱馬氏。聚族居于邑之全吳鄉六直里。以孝義著。兄弟六人。皆力穡。獨友直以儒業自奮。入京師太學。元符二年薦春官。與李豸方叔游。知友直賢。以其兄之子妻之。迨宣和水菑。全吳之田悉與

江通兄弟皆狠狽營妻子友直獨迎其親徙于邑之進賢里僦屋以居躬養菽水母子晏如也建炎二年以累舉得官初主湖之武康簿次監潭州南嶽廟尚強健即挂冠以宣教郎卒年七十六侍郎唐公輝御史王公葆及我先君少師皆敬愛之孫先覺登紹興庚辰進士科

閭邱孝終字公顯郡人嘗守黃州蘇文忠公在東坡時與交從甚密公後經從必訪孝終賦詩爲樂孝終既挂冠與諸名人耆艾爲九老會

王蘋字信伯事伊川先生視河南高弟楊時猶爲後進時亦以爲後來師門成就者惟蘋高宗駐蹕平江郡守孫佑薦其學行召見上以爲通儒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受詔條具賊退利害蘋奏治本三說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遷著作佐郎通判常州蘋識慮精微議論平易頹然若與世忘不著書既老乃集古今語說爲一書未成而卒

黃策字子虛彥之子登科爲雍邱主簿元符末詔許中外言事時昭慈聖獻皇后既復位號典册有未盡正者策引古義上書言甚切後以此入黨籍羈管登州會赦還鄉後除直祕閣自號隨緣居士

吳郡志卷二十七

人物

顏孚字端中長民幼子崇寧間有聲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時人目爲顏夫子爭願識其面與兄采相繼高科孚擢第未幾蚤卒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剛正不撓所涖官有廉介稱嘗爲大理官每有疑獄中夜拜禱歸得其情請老家居朝廷以其能詔復起知饒州數月復拂衣歸或問故答曰天子命景平爲郡守當以撫字爲職乃不得行志今日須金若干明日須粟若干民已枯骨矣捶考不出吾安得不歸時朱勔用事撓權從之者甚衆獨景平終始不見子緜字天和亦能文屢爲郡

徐奭字武卿建州建安人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第一釋褐爲將作監丞通判蘇州又爲兩浙轉運副使其在蘇水潦爲沴具區東南毀隄防溺廬舍漂田疇不可勝計奭爲周視盡得舊迹請于朝市涇以北赤門之南築土石隄九十里起橋梁十有八計口七十萬舟徒無墊溺之憂隄上下復良田數千頃蘇人德之入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卒故其家後居於蘇子師閔年六十餘以左中散大夫普寧郡侯致仕居蘇爲蔣堂蔡襄所知在官自輔臣以下薦之者幾百人及退歸與元絳程師孟諸人以詩酒相過號十老鄉人榮之年八十乃卒葬蒸山

徐師回字望聖師回嘗守南康蘇文定公轍爲作直節堂記黃庭堅明月泉銘誰賞音徐望聖一時名重如此子閎中爲吏有能名爲吏部郎子林、兢、

徐林字稚山宣和三年進士少有特操從母之夫王黼柄國用事獨不肯附麗寧坎壞卑官紹興初上書言事召對改官累遷太府少卿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劾秦丞相檜親黨坐是以沮經界法貶興化軍十三年更化復入爲刑部戶部侍郎論國用太廣宜撙節之隆興初爲吏部侍郎復論符離之役爲非計遂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和平江府力辭旋乞致仕再以給事中召再召不起遷龍圖閣學士卒年八十餘葬靈巖山之西世稱賢侍從以林爲首少居吳縣硯石山下自號硯山居士弟兢、字明叔官刑部郎中善篆書次弟德止遜官於從子而學佛徽宗賜號圓通禪師子蕆亦登科有學行嘗爲浙東提舉常平

魏憲字令則紹興四年進士累遷國子司業親喪三年弗嗜酒肉廬於冢次塋域有芝草甘露之祥再爲司業以學行見推徧歷中外師儒之選兼太子舍人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歸鄉名所居曰止庵優游求志十餘年終時無疾危坐禪榻取水盥手泊然而逝年七十三

潘兌字說之吳人崇寧三年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左諫議大夫刑、禮、吏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路允廸爲之銘略曰言語文章一本六經之醇修身則毅然有守終無玷缺云

凌哲字明甫吳人宣和六年進士自明州通判召對高宗擢爲御史數日遷右正言又遷左司監吏部侍郎兼侍講以敷文閣侍制知台州遂退歸里居澹約自守鄉里稱其德量挂冠十餘年卒年八十六

王葆字彥光。崑山人。逸野堂僖之姪。宣和八年進士。崑山自郟亶登科。有孫載。載後六十年。葆始繼之。邑人以爲奇事。葆學行俱高。潛心古道。著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卷。誘掖後進。推誠樂育。如親子弟。門下士多成立者。號稱鄉先生。初主麗水簿。上疏陳十弊事。皆人所難言。紹興間。歷司封郎官。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終浙東提刑。王公於人物鑒裁尤精。樂巷李侍御史衡。布衣流落。一見以女弟妻之。左丞相周益公必大初第。以女妻之。知其爲國器也。成大以蚤孤廢業。一日呼前。喻勉切至。加以詰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未幾亦忝科第。

邊知白字公式。曾祖珣。自陳留官姑蘇。樂其風土。遂世爲吳人。知白宣和六年進士。孝友醇誠。蹈繩墨規矩。清虛寡欲。號爲吉人。而學佛尤盡誠。紹興中歷戶部郎官。將作監戶部吏部侍郎。直學士院。歸鄉築室一郡南金獅巷。爲終焉計。卒年六十五。贈徽猷閣待制。少遊廬山。夢人告曰。君本江南僧。終當尋盟去。襲明之字希仲。宗元之曾孫。祖母李。及笄時得寒疾。夢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大觀中行年適滿。夢數病革。自意必死。明之夜禱於天。願減己算五年。以益祖母壽。灶香於頂上。須臾腦中爆裂有聲。不爲動。控懇益切。翌日李病已。至八十三乃終。明之蹈登舉場。以特恩廷試。年已八十二。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其行義薦之。得監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又請之朝。遷宣教郎致仕。賜五品服。居崑山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間。一日感微疾。精神肅爽。親友問疾者。歌以答之。遺令毋設仙釋像於柩前。供一水一花。誦論語孝經足矣。年九十二。

朱良字良伯吳郡人其先累以進士登第祖公綽光祿卿父季端爲郎屢典名郡建炎中良仕秀州海鹽縣尉金人犯順車駕南幸游騎及縣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死國難之時也乃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輩奮厲而前遇金人於境身先赴敵出入行陣斃數酋賊衆爲之披靡衆寡莫當竟以死敵其子思蒙恩錄用今以朝議大夫守漢陽軍

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父珣治生大穰所親爲之宰負金萬數珣焚其書待之如常元質少穎悟年未冠游太學紹興十八年進士高第亦有隱行初旅泊行都聞隣有貧士夜哭問之乃爲人責償鬻其女相與別元質慨然垂橐予之壽皇卽政以薦者入爲太學正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禮部兼兵部遷右司侍經帷直史筆參掌內外制給事黃門知貢舉帝眷特厚爲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親製論以賜曰得天下之常才易得天下之大才難蓋常才智力之有限而大才謀慮之無窮此大才所以爲難得也今之朝士大夫當居臺諫給舍侍從之時評議朝政十中八九謀王體斷國論有優爲之者及一旦遷入政府往往識慮詳明頓減於前使人得以反議其後諺有旁觀者審當局者迷此不特爲弈者之論以今日之秉政何翅於當局以昔日之言事何翅於旁觀倘能易當局之迷而爲旁觀之審天下之事有不足辨者雖然是豈可與牽文泥古沽名釣利號爲俗儒者言之必得器識宏博奇謀遠略卓然爲天下之大才者然後可與共非常之功歟出守當塗建業成都皆有政績舊得程公闢光祿南園故居之址旣歸杜門卻掃園林池館日以成趣扁表其堂曰招隱優游自遂奉祠逾六七年以正奉大夫敷文閣學士吳郡侯致其事

而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橫山。平居未嘗疾言厲色加人。或評人短長。及告以人之傾己。輒俛首欲寐。每自謂於人無怨惡。其心休休然。好善樂施。家貲多推予諸弟。未始較。人皆義之。

烈女

吳孫奇妻范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父母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迫之。姬操刀割耳及鼻。曰。父母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反。（烈女傳。）

張氏三女。吳人。皆有節行。兄温爲孫權所囚。姊妹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同郡顧承。官以改嫁丁氏。成婚有日。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里圖畫爲之贊頌。（吳文安傳。）

陸鬱生績之女。績守鬱林所生。故以名。適同郡張温弟白。有志節。姚信嘗表稱之曰。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姊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勸善不嚴。乞聖朝斟酌前訓。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

呂榮許升妻也。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常垂淚言之。榮父惡升。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異。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爲州所辟。遇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祭升。（烈女傳。）一說吳郡烈女呂榮許升妻也。升爲賊所殺。遂欲干穢。榮秉節不聽。遂遇害。是

日雷雨晦冥賊懼叩頭謝屍葬之後刺史名其里曰義婦坂。文檻鏡

晉張林妻徐氏者案張林碑曰夫人姓徐吳郡人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丕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共嬪風邁淑謹其身

張茂妻陸氏郡人茂爲吳郡太守爲沈充所害陸傾家產率義部曲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思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宋顧琛吳人母孔氏孫恩亂後東土飢荒孔氏發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張沖張敖母戴顒女也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敖皆爲名士

宮人韓蘭英郡人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用爲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齊武帝或云前廢帝

范法珣郡人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昇明中孫曇瓘謀反褚謂子僧簡云孫越州先姑之姊子汝宜收之曇瓘既伏法褚令僧簡往斂葬永明中年七十餘卒僧簡在郡未至褚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梁青冀二州刺史郡人張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州人徐道角作亂害稷楚媛以身蔽刃同遇禍

後周宣帝四后朱氏小女滿月吳人生靜帝後立爲皇后班亞楊后靜帝立尊爲帝太后隋初爲尼改名法靜古今小名錄

長安縣君丁氏晉公之妹陳君子之奇之母也晉公欲官二甥縣君固辭俾自以學術進晉公竦然稱歎之奇兄弟繼登科鄉里傳縣君之賢安定胡先生著丁氏賢惠錄蘇子美書之

吳郡志卷二十八

進士題名

端拱元年程宿牓　龔識

淳化三年孫何牓　丁謂宰相　陸元圭　錢昆諫議大夫　龔緯識弟

咸平二年孫暨牓　李堪　謝濤太子賓客

咸平三年陳堯咨牓　鄭載　胡堯佐　譚應　許洞　許式　鄭爲

大中祥符元年姚曄牓　唐儼　凌咸　龔紀緯兄　龔會元識廷

大中祥符四年張師德牓

富嚴

大中祥符五年徐奭牓

林咸德

大中祥符八年蔡齊牓

謝絳濤子知制誥

天禧三年王整牓

鄭修爲子

天聖二年宋郊牓

葉清臣翰林學士

天聖五年王堯臣牓

李瑀直講堪子

天聖八年王拱辰牓

范師道仲淹姪

朱公綽

胡獻卿

錢象先吏部侍郎

鄭戩載弟、樞密副使・

龔宗元識子

元絳參知政事

林茂先襲明兄

范仲淹參知政事

鄭俠爲子

陳之武

林襲明

景祐元年張唐卿牓

程師孟

寶元元年呂溱牓

陳之奇之武兄

張詵天章閣待制

慶歷二年楊寘牓

李瑜瑀弟

慶歷六年賈黯牓

崇大年

皇祐元年馮京牓

范純仁仲淹子、宰相。

皇祐五年鄭獬牓

滕甫龍圖閣學士

郭鼎臣

嘉祐二年章衡牓

鄭戩戩弟、刑部侍郎。

鄭君平修子

孫規

鄭方平修子

張僑士廉姪

錢深

范世京師道子

陸景

陸絳

黃頌

李川

鄭汝平修子

祝熙載

鄭戡戩弟

許奇

郎淑

支詠

陸元規　郟亶

嘉祐四年劉輝牓　王純臣　丁偃　李逢原

朱長文（公綽子）

張詢　陳之方

嘉祐六年王俊民牓　程寬（師孟子）　陸元長（元規兄）　黃顏

林喬（咸德姪）

嘉祐八年許將牓　凌民瞻　郭附　鄭伸

沈括（翰林學士）

治平二年彭汝礪牓　張僅　李博聞

孫載

治平四年許安世牓　吳純貺　鄭安平（改名景平伸子）

張敦

熙寧三年葉祖洽牓　徐彥孚

郁澄　范世亮（師道子）

凌民師（民瞻兄）

熙寧六年余中牓
黃汝平　梅灝　林程茂先子　張顏僑子
龔程宗元子　孫沖　黃頡顏弟　黃彥頡兄
熙寧九年徐鐸牓
張元素　張元弼　林積茂先子　郭際
顧襄上舍
元豐二年時彥牓
秦希甫　張諤　林种茂先子　顏長民
元豐五年黃裳牓
嚴君隣　林師醇　孟醇　黃懋彥
元豐八年焦蹈牓
沈彥升　黃從周　周何　章衍之
謝翺　錢牧
元祐三年李常寧牓
范敦樂　周沔　丁覲　李博喻

陳傑　孫實　陳序

元祐六年馬涓牓

林虞　嚴適　程焉師孟姪　魏志

陳疆　施遠　鄭倧戩孫　黃策彥子

紹聖元年畢漸牓

胡浹　程亢　林稹茂先子　富鈞嚴孫

紹聖四年何昌言牓

郁師醇　陳彥和　魏憲志弟、吏部侍郎。　林虙虞兄　富洵嚴孫

元符三年李釜牓

顧植　張公厚　張漸

方振　陶擴　徐端行上舍　劉彥敦

崇寧二年霍端友牓

崔伯乘　潘兌禮部侍郎　黃正彥　孫陶

黃昌衡　崔百騰　黃昌朝昌衡弟　褚覃

崇寧五年蔡薿牓
程元允師孟姪孫
陶振撰弟

大觀三年賈安宅牓
王棠
胡寬

政和二年莫儔牓
陳述
顏岐季兄

政和五年何桌牓
陳起宗
王裳棠弟
顏采長民子

政和八年嘉王牓
顏天選

李彌大尚書
范聞

朱發長文子
李彌遠彌大弟、侍郎。

林閎
方純彥

錢觀復
葉高節
唐煇儼孫、禮部侍郎。

魏資憲弟

邊知章

鄭聖任
單思淵

顏孚
王閣

張枏
張敏功顏子
錢當時

徐鷹

龔況程子

胡思泳子
李毗

林摯
龐鏘

黃偉
沈季孫
葉薿

錢仲思

顏安時天選叔
林琥茂先孫

宣和三年何渙牓
程元敬元允弟

林友

宣和六年沈晦牓
范雩
王葆
居世英

建炎二年李易牓
倪成修

鄭揚
孫觀

紹興二年張九成牓
孫雄飛

張德本

范嵩

鄭作肅

李益瑀孫

鄭謹

錢豫

余仔達先伯
凌哲吏部侍郎民師姪
富元衡嚴孫

李大鼎
何建中
邊知白戶部侍郎

林儼嵩姪
鄭時戩孫
凌遨哲兄、改名遠。

唐煜煇弟
章藉
魏志上舍附

楊景
茅錫
鄭大謨戩孫

凌揆哲弟
胡利賓

錢南

周播

尤著

紹興五年汪應辰牓
孫起卿觀子　范成象零姪　郟升卿亶孫　馬迥
紹興八年黃公度牓
王履　黃萬頃　陳長方　顏唐天選姪
王嘉彥葆姪　沈詢　袁韡　錢佃觀復子　李衡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牓
何俌工部侍郎　王伯廣　許光國　李渥　張世衡　胡百能
嚴煥君隣姪　翁翊臣　祝端表　冷世光　林光祖盧姪　龔師旦鍔子
紹興十五年劉章牓
詹左　吳皎
紹興十八年王佐牓
胡元質給事中　冷世修世光弟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牓

余松
顏發唐弟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牓
陳九思
楊思濟
鄒嶧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牓
鄭庶作齋姪
姚愈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牓
馬先覺
隆興元年木待問牓
章澥
成欽亮端亮弟
姚申之

錢俁佃兄
張允恭

衞稷
范成大雩子

陳端友

呂篆

胡元功元質弟
鄒止宗嶧弟
李廷直

成端亮

樂備
趙思

顏度發弟、叔平父。

方思純彥姪

唐子壽煇子
郁昇
賀三聘

林育

陳晉卿
陳崧卿晉卿兄

王萬葆弟

王藝
袁宗仁鑒子
羊光宋

乾道二年蕭國梁牓
薛甫　孫紹先（雄飛子）　胡長卿　周建
俞允成
乾道五年鄭僑牓
何淇（甫姪）　李卞（姪起）　林琰（與孫）　辛機
林琰（璞弟）　林廷瑞　陳九德（九思弟）　吳兢
乾道八年黃定牓
范之柔（仲淹孫）　鄭汝止　王有大（棠孫）　錢萬選
范藻（成象子）　宋光遠　曹緯
淳熙二年詹騏牓
姚濟　錢萬頃（兄萬選）　王毓　錢萬選
張舜卿
淳熙五年姚穎牓
胡坦　周日嚴　吳仁傑
淳熙八年黃由牓

黃由狀元　王保大有大弟、婁孫。　蔣南金

淳熙十一年衞涇牓

衞涇狀元　呂伯奮　陳熠　張攀敏功孫

黃演策曾孫　顧叔康　呂申　夏允中

翁謙

淳熙十四年王容牓

胡林卿　顏叔淵度姪　趙與祖　顧端臣

盛章　謝伯常　李應祥衡子　余達先仔姪

陳甫　劉大忠　林伯誠

紹熙元年余復牓

周南上舍　蔡以中　朱晞顏　周褒然

李南姪公繪　李起宗應祥兄　顏叔玠叔淵兄　丁慤

任相　陳振　顏叔平叔玠弟　葛燦

紹興四年陳亮牓

黃涇演弟　高之問

慶元二年鄒應龍牓

鄭準　葉蒙之　潘夢旂　胡允恭

蔣志行　趙汝宮　孔元忠　石宗王

慶元五年曾從龍牓

姚宏中愈子　陳貴誼　汪棐　汪令圖棐叔

隗澤師旦子　顏叔瑤叔平弟　潘與嗣　衞沂澤兄

嘉泰二年傅行簡牓

曹爾潛試　趙黔夫　胡榮卿　趙綋

沈誠訒孫　姜京　趙汝璨　趙汝訒

高不倚　宋文英　曹大昌　吳埒

方賜復弟鴻里

開禧元年毛自知牓

趙汝淳　鄭峯　陶永叔振　周深源南子

嘉定元年鄭自誠牓

衞治澤弟　衞价　孟繼顯　徐鼎

唐伯粲　趙濬夫　辛忠嗣

博學宏辭一人

陳貴誼慶元五年進士

嘉定四年趙建大牓

稽源上舍　陳德林上舍　施振

趙時譜

嘉定七年袁甫牓

衞洙　王尚輔保大叔、棠姪。　張震發　方萬里

黃必大　趙豐亭

嘉定十年吳潛牓

趙汝禧汝昀兄　趙希魯　龔梧深兄　顏儼長民曾孫、爲孫。　趙濡夫

沈有開　王圭父邁、乾道己丑鄭牓。　蔡廉

嘉定十三年劉渭牓

黃保大必大弟　王斗文毓姪孫　趙滬夫　李公縉叔南

施秉貫溫州、寓居吳江。　趙體國　謝鄞上舍　王埜從事郎

張新震發從弟　陶瑜叔永祖

嘉定十五年上舍釋褐

李起伯卞　王熙載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牓

鄭起潛上舍甲科　趙崇驥汝稷子　周夢發

蔡珏內舍　李任通直　朱檜

沈應昌　凌雲揆廷孫　郁雲內舍昇廷、

實慶二年王會龍牓

盛文昭章廷　莫子文內舍　周申內舍南廷、深源兄、

趙時仲磻夫子、黔夫廷、　葉酉發蒙之廷　褚南右科孜廷孫　王丙發

蔣南金　陶虎叔永、廷瑜、　趙磻夫黔夫兄　趙崇誨

紹定二年黃朴牓　郁中昇廷、雲弟、　徐章鼎弟　顏楼叔瑞廷

盛文韶章廷、文昭兄、　趙侶祖興祖弟　王寥啟

武舉進士題名補注

建炎二年徐遂牓

褚玫第二人

乾道五年趙雄牓

朱子美第二人

乾道八年林宗臣牓

朱起宗推第一人恩例　李岳

淳熙二年蔣介牓

沈嗣宗　孟浥

淳熙十一年

林嶠狀元

紹熙元年厲仲詳牓

蔡革　李頤

慶元二年

周虎狀元

嘉泰二年葉崇牓

商覺民　時克復

開禧元年鄭公侃牓

呂轍

嘉定四年林汝浹牓

劉以中 絕倫

吳郡志卷二十九

土物上

干將、莫耶二劍。皆吳王闔廬所佩。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莫耶、干將之妻。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王使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後世卽山作冶。麻絰斬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翦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獻其陰。闔閭甚重之。會晉使季孫來。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干將墓在匠門外東數里。承平時人耕其旁。忽有青蛇繞足。其人驚遽。以刀斷之。其前半躍入草中不復見。徐視其餘。乃折劍一段。至暮欲持歸。亦忽失之。方惟深有詩。具載其事。吳越春秋、中吳紀聞。

屬鏤之劍。吳王夫差所以賜伍子胥者。吳越春秋。

吳鴻、扈稽二金鉤。吳王闔閭所作。闔廬既得干將莫耶。復命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百金。吳作鉤者甚衆。有人貪王重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以獻。詣宮門求賞。王曰。爲鉤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舉衆鉤示之曰。何者是也。鉤甚多。形相類。不知其所在。鉤師向鉤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兩鉤俱飛。著爻胸。吳王大驚。賞百金。遂服鉤不離身。（吳越春秋）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爲貴。石在水中。歲久爲波濤所衝撞。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甲。名彈窩。亦水痕也。沒人縋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温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自唐以來貴之。其在山上者名旱石。亦奇巧。枯而不潤。不甚貴重。白居易品牛僧孺家諸石。以太湖石爲甲。宣和五年。郡人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入京師。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椀。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爲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爲盤固侯。勔誅。餘小石未獻者。留郡西河兩旁。悉歸張循王家。比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山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鑿作玲瓏意。又剜石面。嵌作彈窩紋。衙不識者。或得善價。其非巧石。但青白玉質。可作碑碣及甃砌堦陛者。則出湖中之龜山。瑩潔可鑑。堅潤如金玉。亦爲天下之冠。程俱所賦者是也。（陳湜太湖石井序）客有嗜太湖石者。圖其形示余。命爲賦。其辭曰。江之東。直走數百里。有太湖公澄其滔。湖之浪。相擊幾千年。有頑石兮醜其形。徒靚夫風撼愁折。波流勢横。神助爾怪。天分爾英。駭立鷁屏。低陽畫屏。素煙散而復聚。蒼苔死兮又生。澤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躑無狀。雲飛乍起。雉戲攜手。獸鬬鑿牙。大者防風之骨。瘦如比干之心。密房萬穿。秋山半尋。子都之戟前其鋒。韓侯之劍利於鉏。若乃湖水無邊。湖天一色。露氣曉蒸。蟾津夜滴。伊爾堅姿。峭兮寒碧。千怪萬狀。差難得而剖悉。我將弔范蠡於澤畔。問伍員於波際。原君厥初。何緣而異。公侯求之。如張仲之求球。衆人獻之。如卞和之獻玉。植于庭階。視之不足。噫。爾形揶揄兮。難琢明堂之礎。爾形中虚兮。難刻鴻都之經。用汝

作礬分。汝禎賦姿。攻汝爲磬分。汝蜀其鏊。亡所用之。而時人是寶。余獨掩口盧胡。而笑子之醜。（徨俱太湖採石賦）

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宮。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某疼目此瑰奇之產。謹爲賦云。吳東接包山。洞庭鄉次。三老山探海。揖世之競。遁若富貴。惟吉渾淪。貧癡。則爲山獄。茂草木於毛膚。包軀巖於骨髓。與剖蚌椎礦。不翼而飛。無蹤而騁。探趨而進。遷

秀出．如鐘邱仙雲者．有端嚴挺立．如眞官神人者．有縝潤剞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劇．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跧若動．如鬼如歌．若行若踦．將翔將躍．將擾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噫．若欲雲興雷起．疑疑然有可望而見之者．煙霧景麗之旦．巖嶂虧蔚．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嶽．百洞千巖．縣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迫觀蒸蔡．相顧而言者．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物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魂有所召耶．無歷而至．爭奇騁巧．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昔哲．重之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丁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竟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二年五月丁丑記．（牛僧孺題太湖石詩序）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絶倫．因題二十韻．奉呈夢得樂天詩．胚渾何時結．嵌空此日成．掀蹲龍虎�due．恢怪鬼神驚．準．雨新冰淨．轉敲玉鳴．攙叉鋒刃簇．纓絡釣絲縈．近水搖清淺．通身鱗甲隱．透穴洞天明．醜凸隆胡蝶慢情．爲探湖底物．不怕浪中鯨．利涉餘千里．山河僅百程．池堂幼展見．金玉自風輕．伽昡魂滋悚．周觀意漸平．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去聲）興添魔力．消煩破宿醒．媿人當綺皓．視秩卻公卿．（南朝有司空石．）蓋以定石之品．流．念此園林寶．還須別戒精．詩仙有劉白．爲汝數逢迎．（劉禹錫和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詩）震澤生奇石．沉潛得地靈．和鬮苔蘚助新青．嵌穴胡鬚鋭．纖鎚蟲篆銘．屏顏倣林藪．飛動向雷霆．上漢古查形．拂拭魚鱗見．鏗鏘玉韻聆．烟波含潤．來榮輒相庭．從風夏雲勢．熱近還散．餘醒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遠莫能停．靜稱垂松蓋．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擊．素尚與心冥．渺小湘燕團．圓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詢人鄉．盞搜求按舊經．垂鈎入空隙．隔浪動晶熒．有獲人爭賀．歡譟衆共驚．一州驚閱寶．千里遠揚舲．觀物洛陽陌．懷人吳御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白居易牛相公宅太湖石詩）蒼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叩瓊牌拆劍門．開頂高危勢．欲幡飛者．奇應潛我．怪．精神欺竹樹．氣色辱臺鼈．黛濕江新雨．班明帶古苔．凝成慈母淚．化作望夫石．庸能露鋒刃．清越尖削琅玕筍．馬腦聾．障簇天台．在此爲尤物．於人有逸才．渡江千筏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意．深沉亦有嫌．深匏拔提水府底．海神移硇砢．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酒杯．終隨金碗用．不擧玉山頹．跡德心偏愛．園公眼腰迴．共嗟無此分．虛危太湖來．（又詩云）遠望老嵯峨．近觀怪欹崟．勢若千萬尋．嵌空華陽洞．重疊匡山岑．巍矣仙掌遒．呀然劍門深．形質貫千古．氣色通晴陰．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天姿信爲異．時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礪．擣帛不如砧．何乃主人意．豈伊造物者．獨能知我心．（又詩云）烟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藏歐碧雲杪．風氣通巖穴．苔文護洞門．三峯具體小．應是衆山孫．（皮日休詩）茲山有石岸．抵浜如受屠．雲陣千萬戰．蘇巖高下剡．乃是天巧怪．信非人功夫．六丁云下取．難甚網珊瑚．脈狀復若佝．鬼工不可圖．或拳若虺蜴．或蹲如虎貔．連絡若鉤鐶．重疊如夢蹏．或若巨人骸．或如天帝符．脬肛篤螫箭．榛礎琅玕林．斷處露海眼．移來

和沙鷖．求之煩毫悃．載之勞軸艫．通侯一以眄．貴却驪龍珠．厚賜以采費．還去窮京都．五侯土山下．要爾添茵罽．賞玩若稱意．爵祿行斯須．苟有王佐士．崛起於太湖．試問欲西笑．得如茲石無．〔陸龜蒙詩〕他山豈無石．厥狀皆可薦．端然遇良工．化使天質變．或裁巢棟宇．或剖出溫瑜．精光具華璵．或將破仇敵．百戰貢菩戰．或用鎮功名．萬古如會面．今之洞庭者．一以非此選．樓牙眞不材．反作天下彥．所奇者嵌竇．旁穿參洞穴．內竅均瓊釧．刻削九琳窗．玲瓏五明扇．新瑰碧霞段．旋剖秋天片．無力置池塘．臨風只流眄．〔胡宿詩〕海岱鉛松妄得名．洞庭山腳失寒瓊．漱成一朵孤雲勢．費盡千年白浪聲．誰向機邊逢織女．直疑巖下見初平．年來賞物多成病．日遶蒼苔幾遍行．

石井．松江二水．唐張又新品第東南烹茶之水爲七等．以虎邱石井爲第三．吳松江爲第六．今劒池旁經藏之後有大石井．面闊丈餘．嵌巖自然．上有石轆轤．歲久堙塞．今寺僧乃以山後寺中土井爲石井．甚可笑．紹興三年．主僧如璧．始淘古石井．去淤泥五丈許．四旁皆石壁．鱗皴天成．下連石底．漸窄．泉出石脈中．一宿水滿．井較之二水．味甘冷．勝劒池．時郡守沈揆虞卿聞之．往觀大喜．爲作屋覆之．別爲亭於井旁．以爲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跡復出．邦人咸喜．

松江水．在水品第六．世傳第四橋下水是也．橋今名甘泉橋．好事者往往以小舟汲之．

白雲泉．在天平山腰．乳泉也．〔白樂天詩〕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閑．何必奔衝下山去．更添波浪向人間．〔范仲淹〕靈泉在天半．一派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靜照淵秋碧．泓然一勺深．遊潤勝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絲竹．不合哀樂音．月好巖巔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堂．伯牙收玉琴．裴回不擬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湯歲．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償．〔陳純臣贐白雲泉書〕前進士陳純臣謹裁書獻於知府司諫閣下．純臣聞仁智之性．各有所樂．蓋得之中而後寓之外也．在昔仲尼登泰山．曾點浴沂水．聖賢之於寓亦已遠矣．粵自剖判融結其中．傑然若高嶽巨浸．不待標異．固已聳動人耳目．不幸出於窮幽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舊井．非劉伯初不振．惟脊壘古郡．直西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之中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儻遙中人寵寂寞外景．忽焉而來．洒然忘懷．碾北苑之一族．煮井州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康谷之靈．惠山之英．不足多尚．天寶中白樂天出牧吾郡．愛其清泚．嘗以小詩詠題．後之作者．以樂天託詞遠．而有所未

盡．是使品第泉目者．寂寂無聞．蒙莊有云．重言十七．今言而十有七．爲天下之信．非閣下而誰歟．恭惟閣下性得泉之醇才．猶泉之滌仁．稟泉之勇智．體泉之動靜．是四雅歸於一德．又豈吝陽春之辭．以發揮善價．純臣宠人松檟．眞筱一隅．踐時往還．贊魏文辭若澀．不足爲來今之信．儻閣下一漱齒牙之末．擊牋發詠．樂天如在．當獻策避道．不任拳拳之誠．（錢藻）白雲庵靜最深隈．泉溜泓涵石竇開．宿霧不生澄曉月．殘風輕漾蟄寒雷．源從天漢星辰落．流自鰲峯海上回．昔謂無心事奔注．曾臨雲雨下山來．

憨憨泉在寶華山寺之東山半．極清冽．相傳爲得道僧名憨憨和尚者卓錫所出．

法雨泉在穹窿山．

隱泉在洞庭西山毛公壇道側．眞誥所謂白芝隱泉．其水紫色．

白礬出陽山鑿山爲坑．深數十百丈始得．初如瀾泥．見風漸堅．膩滑精細．他處無比者．上人亦當白石脂用．本草注．吳郡貢石脂．則知可作石脂用．又有一等紅紫色者．亦以當赤石脂用也．

綵牋．吳中所造名聞四方．以諸色粉和膠刷紙．隱以羅紋．然後研花．唐皮陸有倡和魚牋詩云．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注．魚子曰白萍．此豈用魚子耶．今法不傳．或者紙紋細如魚子耳．今蜀中作粉牋．正用吳法．名吳牋．

五酘（醫徒反．）酒．白居易守洛時．有謝李蘇州寄五酘酒詩．今里人釀酒．麴米與漿水已入甕．翌日又以米投之．有至一再投者．謂之酘．其酒則清冽異常．今謂之五酘．是米五投之耶．李蘇州．疑是李紳．

綠頭鴨．水禽．村人皆養之．養者名家鴨．野生者名野鴨．野鴨多綠頭．世傳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使杭州．舟出舍下．龜蒙家童以小舟驅羣鴨出內養彈其一．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

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甚驚。厚祈之。龜蒙笑而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曰常自呼其名。

談苑（唐李邕鬬鴨賦）東吳王孫。嘯傲閶門。魚橫玉劍。蟻沸金樽。賓僚霧進。遊俠星奔。桂舟兮錦纜。碧澗兮花源。爾乃輟棹橈。登水閣。絲管遞進。獻酬交錯。雲欲起而中留。塵將飛而遂落。既而酣詩徙座。取物爲娛。啟羽毛之好鳥。得渤解之仙鳧。出籠而振。少步而趨。啄喋爭食。離群帶鶵。隨絲波而濟蕩。向紅藻而敷愉。鳧之爲物也。詭類殊種。遷延遲重。其聚則同而不和。其鬬則仁而有勇。參差鬱聚。颯沓繽紛。其浮蔽水。其族如雲。共泛波而弄吭。各求匹而爲羣。繞孤潯而相逐。隔州渚而相聞。於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作。集如異國之同盟。散若諸侯之背約。迭代擒縱。更相觸搏。或離披以折衝。或奮振以前却。始戮力兮決勝。終追飛兮翼翦。聳訾驚鴻。迴疑亞鶴。逼仄兮擊曳。聯翩兮踴躍。忽驚進以差池。隱沉浮而閃爍。號噪兮沸亂。傾耳爲之無聞。超騰兮往來。澄潭爲之潰海。排錦石。藏瓊沙。披羽翰。簸煙霞。避參差之荇菜。禀菡萏之荷花。駐江妃之往棹。留海客之歸查。而乃擁津塞浦。旁觀如堵。空里鄰。閭厲天。蛙黽兮失穴。龜魚兮透泉。專場之雞沮氣。領市之鶴慙。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君不見、荒陂野鵠陰良媒。同類相捐。其爲狀也不一。其爲態也且千。豈筆精之所擬。非意匠之能傳。良戒之而在斷。停聞義而忘筌。

鶴媒吳人射鳥養一馴鶴。使行前而以草木葉爲盾以自翳。挾弩矢以伺之。羣鳥見鶴以爲同類無猜。遂爲矢所中。陸龜蒙有鶴媒歌以譏同類相陷者。（歌云）偶棲漁舟汀樹枝。（可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鵠忽然下。背曾誇鷗（徒角切）鴨（牛欲切）流。果爲名誤別滄州。雖棄靜置踈簪晚。不似閒隻折羣秋。自貴稻粱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讎。防微避繳猶驚事。好與裁書謝白鷗。

炙魚吳公子光將殺王僚。王僚與專諸謀之。專諸曰。王好何味。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光饗王僚。王僚被棠錡之甲三重。專諸置魚腸炙魚中以進。擘炙魚。推匕首刺王僚。貫甲達背焉。（吳越春秋。）

魚鱠。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復重爲之。吳人作鱠。自闔閭始也。（吳越春秋）

鱠殘魚。吳王孫權。江行食鱠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有魚。猶名吳餘鱠者。長數寸。大如筯。尙類鱠形。案此卽今之鱠殘魚。（博物志）

鱸魚。生松江。尤宜鱠。潔白鬆軟。又不腥。在諸魚之上。江與太湖相接。湖中亦有鱸。俗傳江魚四鰓。湖魚止三鰓。味甕不及。秋初魚出吳中。好事者競買之。或有遊松江就鱠之者。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座。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乃更餌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鱠之。周浹會者。鱸鱠爲世所珍。久矣。晉張翰字季鷹。爲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鱸魚鱠。菰葉蓴。遂罷官歸。金谷園記。謂鱸魚常以仲秋從海入江。菰葉南越人以箭笋和爲羹。甚珍。魚白如玉。菜黃如金。隋人已呼爲金蓴玉鱠。大業中。吳郡嘗獻鱸鱠絲鱠。事具鱠魚條。（陶弼江上魚者詩云）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東坡和文與可汴州金橙徑詩云）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雨裏。小船燒雉擣香蘘。

白魚。出太湖者爲勝。舊說。此魚於湖側淺水菰蒲之上產子。民得採之。隨時貢入洛陽。吳人以芒種日謂之入梅。梅後十五日謂之入時。白魚於是盛出。謂之時裏白。

石首魚。吳地記。吳郡魚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爲鳧。鳧頂中有石。吳錄又云。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

爲鼈鼈頭中猶有石。今惟海中其味絕珍。大略如巨蟹之螬。爲江海魚中之冠。夏初則至。吳人甚珍之。以楝花時爲候。諺曰楝子花開石首來。筒中夜絮舞三臺。言典賣多具。以買魚也。此時已微熱。魚多肉敗氣臭。吳人既習慣。嗜之無所簡擇。故又有忍見喫石首之譏。二十年來。沿海大家始藏冰。悉以冰養魚。遂不敗。然與白鮮好者。味終不及。以有冰故。遂販至江東金陵以西。此亦古之所未聞也。海上八月間。又有一種石首。此時天涼。不假冰養。而白鮮美。謂之回潮石首。

河豚魚。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魚無類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四五者。故人畏之。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尤毒。然人甚貴之。吳人春初會客。有此魚則爲盛會。晨朝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温之以進。云尤美。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大如一粟。浸之經宿。則如彈圓。又云中其毒者。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至寶丹。皆可解。橄欖子亦解魚毒。故羹中多用之。反烏頭、附子、荆芥、諸風藥。服此等藥而食河豚。及食河豚而後卽服藥。皆致死。蘇文定公轍嘗記吳人丁黯因食河豚而死。以爲世戒。（明道雜志）

鍼口魚。口有細骨。半寸許。其形如鍼。春時羣集於松江長橋之下。土人撈取以爲乾餉遠。味甚腴。

菰葉羹。晉張翰所思者。按菰、卽茭也。菰首吳謂之茭白。甘美可羹。而葉殊不可嚼。疑葉衍或誤。今人作鱸羹乃茆以蓴。尤有風味。

熙寧七年。太和宮得大龜。徑二尺。其尾五介甲甚堅。人云。計數百歲。

蟹。江湖海浦皆有之。松陵倡和。有海蟹詩。然能發風生疾。故皮日休詩云。病中無用雙螯處。陸龜蒙詩云。藥盃應阻蟹螯香。蓋吳人所嗜也。相傳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早夜鬻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得逐者奔紛越軼。以入于江。則形質浸大矣。漁者又斷而求之。其得逐者遂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笠澤叢書。

吳郡志卷三十

土物下

彭螖吳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鹽藏貨於市。（嶺表錄異）

白魚種子隋大業六年吳郡貢入洛京敕付西苑內海中以草把別遷著水十數日即生小魚取魚子法侯夏至前三五日日暮時白魚長四五尺者羣集湖畔淺水中有菰蔣處產子著菰蔣上三更產竟散去漁人刈取草之有魚子著上者曝乾爲把故洛苑有白魚。（大業雜記）

鱖魚出海中鱗細紫色無細骨不腥隋大業六年吳郡獻鱖魚乾膾十四瓶浸一瓶可得徑尺盤十所又獻其作乾膾法五六月海中取此魚縷切曬乾盛以瓷瓶密封泥欲食開取以新布裹大盆盛井底浸久出布灑却水則斆然散著盤上帝以示羣臣曰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今日之膾乃是東海眞魚亦一時奇味又獻鱸魚乾膾六瓶作膾法如鱖魚。（大業雜記）

鱖魚含肚隋大業六年亦吳郡獻之多至千頭六七月取魚長二尺珍者　皮光徹如黃油　醎有味賢於石首含肚時有口味使大都督會稽人杜濟者作此等食法以獻煬帝。（大業雜記）

海蝦子大業六年吳郡獻四十挺挺一尺闊二寸厚寸許先取海中白蝦子以小布袋盛未鹽封之日曬夜則平板壓乾則破袋出之色如赤瑠璃美勝鱔子其說又云白蝦一石僅約五升暴殄之酷無烈於此。

今鱣子猶存而蝦子則人不忍作矣。大業雜記。

鯉肶鮆出太湖。隋大業十二年。吳郡獻之。純以鯉肶爲之。一瓶用魚四五百頭。味過鱣鮪。大業雜記。

蜜蠟擁劍皆大業六年吳郡所獻。蜜蠟、糖蠟之類。擁劍、即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劍者。白白魚子而下至蜜蠟等。皆煬帝窮侈縱欲之時。吳郡以爲貢。多殺物命。以共口腹。旋致喪亡之禍。繪圖經言之切矣。此等物今不復製作。但其事登載未詳。故重錄之。併以爲世戒。

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別墅懷歸詩云。遙爲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則唐人已書。此米中間絕不種。二十年來農家始復種米粒肥而香。

再熟稻一歲兩熟。吳都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登吳江亭詩云。嚮日草青牛引犢。經秋田熟稻生孫。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皇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稻根復蒸苗。極易長。旋復成實。可掠取。謂之再撩稻。恐古所謂再熟者。卽此。

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匾橘皮。不可不察。芝田錄云。韋蘇州寄橘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南史有人題書尾曰。洞庭霜橘三百顆。韋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唐可頻瑜洞庭獻〔新橘賦〕以河海清和遠人修貢爲韻云。洞庭之遠兮。百全楚而連巨吳。路悠悠以窮塞。波淼淼而平湖。遠國之奧區。中華之外區。土所宜分四方各異。珍吳斯出。分諸夏或無。至於白商。謝元律改。風落遙林。寒生窮海。枇杷落而將海。荔枝摧而不待。然後浮香外散。美味中成。照斜暉而金色。

常曉潤而霜清．圓甚垂珠．琪樹方而孰可．味可鹽口．玉果比而全輕．在禹貢非它．於周制則那．充厥苞於林下．發使者於江滸．穰橙不得而雜．楚柚不得而和．所獻者皆歎其美．所貴者不以其多．歲峥嶸而已晚．路崎嶇而甚遠．齊方物以登入．離本枝而不返．其價可重．其味可珍．固綠蒂而未變．施素錦而猶新．若夕發於南國．已朝奉於北辰．匪雕飾以自媚．實羽翼以因人．獻芹者既非其匹敵．獻桃者何足以等倫．豈比去江北則枳．江陵則洲．隨檄梨而莫逐．備職貢而無由．同碩果而已矣．望君門兮昭修．美哉植物斯多．結實者衆．斯橘也栽則隔乎淮浦．生則主乎雲夢．獨擅美於當今．及歲時而入貢．〔第二人賦〕皇帝垂衣裳而制萬國．舞干戚而來九區．苞之橘柚．至自江湖．歲以爲常．知方輸之必有．時而後獻．表庭實之何無．其來則風秋洞庭．霜落瀛海．元侯布教．下吏旁採．碧林冬生．大小異名．乍去霜蒂．初辭綠葦．然後盛以瀟湘之竹．束以江淮之箬．背楚塞以西走．望秦雲而北征．上方端想元默．深居穆清．扇鴻鈞而不宰．張大樂而無聲．閱彼要荒之貢．得斯華實之英．乃明四目．乃序九歌．朱綠方來．以彰其道泰．碩果可食．以表其時和．時和在乎務本．道泰在乎柔遠．一果熟．知百果之不荒．一方來．知萬方之未晚．橘之名也則珍．橘之熟也惟新．越彼千里．獻于一人．丹其實．體南方之正．酸其味．含木德之純．足以附荔枝於末葉．遺櫾椰於後塵．然以出自荒陬．升聞莫由．烟波無已．歲月空留．豈知夫湮沉可達．職貢可修．辭草澤以孤往．入金門而見收．物之因人也．則其以衆．人之象物也．豈不或中．儻草木之可儔．希成名于入貢．〔白居易揀貢橘書情〕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容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驚跼力．望闕難伸螻蟻誠．疎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誠．〔梅摯新橘〕千頭霜熟摘來新．包貢虔修望紫宸．它日功成許高退．社中還結素封人．

眞柑出洞庭東西山．柑雖橘類．而其品特高．芳香超勝．爲天下第一．浙東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氣標格．悉出洞庭下．士人亦甚珍貴之．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及持久．方結實時．一顆至直百錢．猶是常品．稍大者倍價．併枝葉翦之．飣盤時．金碧璀璨．已可人矣．安定郡王以釀酒名洞庭春色．蘇文忠公爲作賦．極道包山震澤士風．而極於追鴟夷而酌西子．其貴珍之至矣．又有三日手猶香之詞．則其芳烈．又不待言而知．〔蘇軾洞庭春色并引〕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南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于泡幻．藏千歲於一瓶．舉衆客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嘯嘯分春風．泛天宇兮清閒．駕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勒霧鬟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釋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蒸而霧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繼罍．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款朱門之銅環．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謝．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包山之桂棹．如林屋之瓊關．臥松風

之惡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弔夫差之惸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删之．

海杏．大杏也．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今吳下杏猶有如小兒拳大者．地理誌．

連根柿．吳令顧修期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合條．義熙起居注．

方蒂柿．出常熟．蒂正方．柿形亦方．色如鞓紅．味極甘鬆．它紅柿無能及者．近年城中園戶亦接其種．然味不及常熟．

韓梨．出常熟．韓邱皮褐色．肉如玉．每歲所生不多．價極貴．凡梨、削皮切片．不移時色必變．惟韓梨雖經日不變．所以獨貴．

頂山栗．出常熟．頂山比常栗甚小．香味勝絕．亦號麝香囊．以其香而軟也．微風乾之尤美．所出極少．士人得數十百枚．則以綵囊貯之．以相饋遺．此栗與朔方易州栗相類．但易栗殼多毛．頂栗殼瑩淨耳．

蠟櫻桃．自唐已有．吳櫻桃之名．今之品高者．出常熟縣．色微黃．名蠟櫻．味尤勝．朱櫻不能尚．（白樂天吳櫻桃）含桃最說出東吳．香色鮮穠氣味殊．洽恰舉頭千萬顆．婆娑拂面兩三株．鳥偷飛後將火．人摘爭時踏破珠．可惜風吹兼雨打．明朝後日卽應無．

梅譜并序．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有議．吳下所出而成大得而植於范村者、十二種．嘗爲譜之．今掇其名狀略志如此．（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腳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腳梅．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卽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圃人．以直腳梅接他本花肥萼大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嗽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梅．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椏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至綠絲飄飄可玩．其

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則不變。曰重葉梅花。頭甚豐。葉重數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爲瑰異。極梅之變。化工無餘巧矣。曰綠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綠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特爲清高。好事者比之九華仙人。萼綠華。京師艮嶽有萼綠華堂。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爲時所貴重。吳下又有一種。萼亦漸綠。四邊猶淺綠。亦自難得。曰百葉繡球梅。亦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漸黃。花頭差小而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尤濃美。不結實。曰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絕景也。西清詩話云。紅梅承平時。獨盛于姑蘇。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崗圃中。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接。是謂貴妃紅。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僧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郡。聞盜花種事。以詩遺公曰。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瓊瓊寒露藥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此花當時罕得如此。比來展轉移接。殆不勝數。吳下紅梅詩。傳于世者甚多。獨方幹一篇。號絕唱。梅聖俞詠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爲著題。東坡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蓋誚其不韻。爲紅梅解嘲云。曰鶯鶯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凡雙果必並蒂。惟此一帶而結雙。亦尤物。曰杏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匾。有黑斑色。全似杏味。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狗蠅梅。經接花頗雖盛開。花常半含。名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香穠。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題詠。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此花多宿葉。結實如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其中。〔白居易郡圃新栽梅〕池邊新種七株梅。欲到花時點檢來。莫怕長洲桃李妒。今年好爲使君開。〔方惟深紅梅〕清香皓質世稱奇。添在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眞教臘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去時。溪上野梅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蜜林檎。實味極甘如蜜。雖未大熟。亦無酸味。本品中第一。行都尤貴之。他林檎雖硬大。且酣紅。亦有酸味。鄉人謂之平林檎。或曰花紅林檎。皆在蜜林檎之下。

金林檎。以花爲貴。此種紹興間有。南京得接頭。至行都禁中接成。其花豐腴艷美。百種皆在下風。始時折賜一枝。惟貴戚諸王家始得之。其後流傳至吳中。吳之爲圃畦者。自唐以來。則有接花之名。今所在園亭皆有此花。雖已多。而其貴重自若。亦須至八九月始熟。是時已無夏果。人家亦以飣盤。

蓮花海棠。花中之尤也。凡海棠雖艷麗。然皆單葉。獨蜀都所產重葉。豐腴如小蓮花。成大自蜀東歸。以瓦

盆漫移數株置船尾。纔高二尺許。至吳乃皆活。數年遂花。與少城無異。

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尚有植者。白樂天謂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爲樵牧之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近世乃以木犀爲巖桂。詩人或指以爲桂。非是。（白居易）子蘭根盤今在圖開城。當時逐南風落。落向人間取次生。（舊說。杭州天竺寺。每歲秋中有丹桂子。）霜雪凌多雖不死。荆榛長疾欲相埋。長憂落在樵人手。賣作蘇州一束柴。遙知天上桂華孤。試問姮娥有更無。月宮幸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柳以垂者爲貴。吳下士大夫家有得鳳州種者。其半拂地。復堆如尺。石湖綺川兩旁。亦有之。（樂天蘇州柳）金谷園中黃蝟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來處處遊行徧。不似蘇州柳最多。

絮撲白頭翁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婆娑一作乳婆。）

扶芳初生纏繞它木。葉圓而厚。夏月取葉。火炙香。煮以爲飲。色碧綠而香。隋大業五年。吳郡貢二百本入洛京。植之西苑。時尚食直長謝諷造食經。具四時飲。春有扶芳飲。（大業雜記。）

牡丹唐以來止有單葉者。本朝洛陽始出多葉千葉。遂爲花中第一。頃時朱勔家圃在閶門內。植牡丹數千萬本。以繒綵爲幕。彌覆其上。每花身飾金爲牌。記其名。勔敗。官籍其家。不數日墟其圃。牡丹皆拔而爲薪。花名牌一枚。估直三錢。中興以來。人家稍復接種。有傳洛陽花種至吳中者。肉紅則觀音崇寧壽安王希疊糵等。紅淡紅則風嬌（又名勝西施。）一捻紅。深紅則朝霞紅（又名富一家。）鞓紅雲葉及茜金毬紫中貴牛家黃等。不過此十餘種。姚魏蓋不傳矣。（王元之長洲種牡丹）偶學家家種牡丹。數枝擎露出朱欄。晚來低面開檀口。似笑羣芳（愁病長官。）（吳縣廳前冬日雙開牡丹歌）君不見年年三月千叢媚。紫爛紅繁誇勝異。尋常人戴滿頭歸。醉折狂分不爲貴。枝閒梁盡根空培。人情皆待明年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瓊瑤臺。王母親將金粉傳。麻姑齊倚霞裳來。主人蓋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爲而來哉。二姬勸酒誰引滿。長洲瀚史先舉杯。多感同年與客

折．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方遁跡．代我作歌如錦拆．他年吾輩功業成．與君共作騎鯨客．

菊所在固有之吳下尤盛．城東西賣花者所植彌望．人家亦各自種．圃者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目．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幹所出．數百千朵．婆娑團欒．如車蓋．薰籠矣．人力勤．土又宜．沃亦爲之壯．

淳熙丙午歲．成大植於范村者．正得三十六種．嘗爲譜之．今掇其名狀之略．志於此．（范村菊譜略云）

凡黃花十七種．曰勝金黃．一名大金黃．菊以黃爲正．此品最爲豐縟．而加輕盈．花葉微尖．但條根纖弱．難得團簇．作大本．須留意扶植乃成．曰蠟金黃．一名小金黃．又名小金黃．花心極小．瓣葉稀密．狀如笑靨．花有富貴氣．開早．曰棣棠菊．一名金鍾子花．纖瓣酷似棣棠．色深如赤金．它花色皆不及．蓋奇品也．窠株不甚高．金陵最多．曰疊羅黃．狀如小金黃．花葉尖瘦．如剪羅縠．三兩花自作一高枝出最上．意度瀟灑．曰麝香黃．花心豐腴．旁短葉密整齊之．格極高勝．亦有白者．大略似白佛頂．而勝之遠甚．吳中比年始有．曰千葉小金錢．略似明州黃．花葉中外悉稠整齊．心甚大．曰太眞黃．花如小金錢加鮮明．曰單葉小金錢．花心尤大．開最早．重陽前已爛熳．曰垂絲菊．花藥深黃．葉極柔細．隨風動搖．如垂絲海棠．曰鴛鴦菊．花常相偶．葉深碧．浮鬆機關．高丈餘者．有結實種．曰荔枝菊．一名荔枝仙．可以攪結．曰金錢菊．花如金錢而極小．無大本．夏中開．曰藤菊．花密條柔．以長如藤蔓．可大小名字．出于栽培肥瘠之外．曰小金鈴菊．花如金鈴而極小．無大本．夏中開．曰藤菊．花密條柔．以長如藤蔓．可編作屏障．亦名棚菊．種之坡上．則垂下叠叠數尺如纓絡．尤宜池潭之額．曰十樣菊．一本開花．形模各異．或多葉．或單葉．或大或小．或如金鈴．往往有六七色以成一數色名之．曰十樣錦．衢歌百花黃．杭之園邑有白者．曰甘菊．一名家菊．人家種以供蔬茹．凡菊葉皆深綠．而厚味極苦．或有毛．惟此葉淡綠柔瑩．味微甘．咀嚼香味俱勝．擷以作羹及汎茶．極有風致．攢成一區毬子．所賦．細白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徑二寸．葉似同蒿．夏中開．近年院體畫草蟲．喜以每一鬚．皆中空．攢成一區毬子．所賦．細白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徑二寸．葉似同蒿．夏中開．近年院體畫草蟲．喜以此菊寫生．曰金杯玉盤．中心黃．四旁淺白．大葉三數層．花頭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本．出江東．比年稍移栽吳下．此與五月菊二品．以其花徑寸特大．故列之于前．曰喜容．千葉．花初開微黃．花心極小．花中色深．外微帶淡．欣然有喜色．甚稱其名．久則白．尤耐封植．可以引長七八尺至一丈．亦可攙結．白花中高品也．曰御衣黃．千葉．花初開深黃．大略似喜容．而差疎瘦．久亦變白．中心淡黃．稍深．曰萬鈴菊．中心淡黃．稍深．曰芙蓉菊．開就者．如小木芙蓉．曰垂絲菊．花葉繁縟．全似末利．綠葉亦似之．長大而圓淨．曰木香菊．曰金盞銀臺．一名瞬子菊．曰醉楊妃．細葉稍瘦．全似小木香．但難培植．多不結繁．曰木香

白荡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曰銀杏菊．淡白時有微紅．花葉尖綠．葉全似杏葉．曰波斯菊花．頭極大．一枝只一蕊．喜倒垂下．久則微捲．如髮之鬈．曰佛頂菊．亦名佛頭菊．中黃心極大．四旁白花一層繞之．初秋先開白色．漸變微紅．曰桃花菊．多葉尖四五重．粉紅色．濃淡在桃杏紅梅之間．未霜即開．最爲妍麗．中秋後便可賞．以其質如白之受采．故附白花．曰燕脂菊．類桃花菊．深紅淺紫．比燕脂色尤重．比年始有之．此品既出．桃花菊遂無色．蓋奇品也．姑附白花之後．曰紫菊．一名孩兒菊．花如紫茸．叢萬細碎．微有菊香．或云即澤蘭也．以其與菊同時．又常及重九．故附於菊．

萱艸．一名紫萱．又名忘憂艸．吳中書生呼爲療結花．（王子年拾遺．）

麝香萱．吳中有之．述異記謂香似紅藍而甚芳．今吳下所植．其花淡黃．比常萱差瘦弱．香全類末利．爲可貴也．

錦帶花．又名海仙．蓋王元之名也．此花雖處處皆有．吳中者特香．略如瑞香．山礬．瑞圃中夾路多植之．（梅摯海仙花）泥根捧之．故吳宮．嗼力迎隨帶漸紅．（近花本名錦帶．王內相禹偁易今名．）栽近木蘭．殊不意．留連文酒繫春風．（舊軟孫冕舉士．傳醞法于木蘭堂．因以名酒．）

石竹花．草花也．狀如金錢．陸龜蒙石竹花詠．所謂金錢買春風者．（陸龜蒙）曾看南朝粧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金錢鬬．買却春風是此花．

鼓子花．野花也．皮日休虎邱詩云．鼓子花開白石岸．

金竹．不甚大．色如金．今多不見．蔣堂嘗有詩．百錢先寒一徑深．潛疑造化鑄成林．貧夫可憐修籬者．不見修籬但見金．

哺雞竹．葉大多濃陰．雖園徑．難得極大者．而至易種．其筍蔓延滿地．若雞之生子衆多．故名哺雞．吳人謂雞鶩伏卵爲哺．

桃枝竹．皮日休虎邱汎舟云．桃枝竹覆翠嵐溪．

白芷．一名葯．世傳吳白芷．以吳中所出者爲貴．（陸龜蒙採葯賦）葯、白芷也．香草美人．得以比之君子．定情屬思．聊爲賦云．日上融冷．春歸飾荒．覩一時之流恨．撫萬古之

遺香。問人則不屈不宋。說魂則非楚非湘。掣其縈。烟攜而動色。擢其體。雪挺而騰光。諷畔牢愁。子雲於焉華皓。吟哀時命。曼倩由是摧臧。惰思矜年。慵情畏晚。胡繩繫髻以難駐。悲車載春而不返。陋君折楊柳。須爲送行。陋君埃芙蓉。仍勞賒遠。豈知雲晴互出。雅艷相迎。隈回鳳喜。怒泣鸞驚。待笑青琴時號。顧謂者碧玉爲名。倘褒棫。競繁盈目。斜柯而水怯。鬢鬟葉而雲爭。蘭在日以時聞。嬌如連環。憲章心而不定。飄若懸旌。契即難中。奚怡晴計。石能潛遁以穿。偶帶縹而誰披。山亦浮來而命侶。詠遠襟之詞。烟方面翳。墨猶濕。綺斷而龍月合知。只言長信長門。年年可恨。未必傾城傾國。簡簡生悲。臨清高而以虛徐。當戶薔薇分約翁。蜂咋葉而先盡。露踠枝而易落。未若北堂公子。樹芳草忘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矮萬烟活。風吹翠罐。不知海旁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薄。休爲上計據。空尋寶釵。靸作侍中郎。且乘金絡。別有盧江小吏。蜀郡長卿。或文離而恨。或調笑以賓清。不同乎曾褥而露悄。秉禮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邊珮解。羅綺華則席上詩成。彼怡神而致問。皆護節而含貞。竦擢自持。雖陳辭而往愬。遷延却立。終抱恨而難平。淚滴堪穿。腸回好案。思已重摧。酒波於子建爲使。花困于靈均作媒。何庶物之相負。痛妍華而未迴。莫與心傷。瑤圖從驚鵜鶘。（第桂二音）如防臍法。空屏宜書魁堆。（獸名也。剩欲追尋。徒勞緬邈。杯形連理而終在。扇樣合歡而學。若遇劉公伯雅。夢亦沉沉。如逢王母少黎。書還數數。

椶李花小碎花也。繁縟可愛。陸龜蒙有椶李花賦云。一枝上能萬其膚萼。一萼中自參其丹白。狀其實也。

薔薇花有紅白雜色。陸龜蒙詩所謂倚牆當戶。一端晴綺者。紅薔薇也。皮日休汎舟詩所謂淺深還看白薔薇者。則是野薔薇耳。水邊富有之。紅花又有金沙寶相、刺紅、紫玫瑰、五色薔薇等。白花又有金櫻子、佛見笑等。皆薔薇類也。又有黃薔薇一種。格韻尤高。

蓴。味香滑。尤宜茸魚羹。曾陸機入洛。見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吳中何以敵此。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時人以爲名對。晉書。

蔉菜。唐人有云。闊葉吳蔉。巨根蜀蒟。

五色瓜。吳威王時。會稽生五色瓜。梁時吳中亦有五色瓜。歲充賦。（述異記。）

藕．唐蘇州進藕最上者名傷荷藕．傷荷之名或云葉甘爲蟲所傷、傷其葉則長其根也．〔國史補趙嘏秋日吳中觀貢藕〕野艇幾西東．清冷映碧空．裹衣來水上．捧玉出泥中．葉亂田田綠．蓮餘片片紅．激波纔入選．就日已生風．御潔玲瓏膳．人懷拔擢功．梯山謾多品．不與世流同．

芰．即菱也．今人但言菱．諸家草木書．亦不分別．唯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角．酉陽雜俎折腰菱唐甚貴之．今名腰菱．有野菱、家菱二種．近世復出餛飩菱．最甘香．腰菱廢矣．

吳郡志卷三十一

宮觀　府郭寺

宮觀

在城仙佛之宇皆中興重建。或謂天慶觀門廊三清殿能仁報恩大殿比舊加壯云。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即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最爲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喚重作西廊。晝靈寶度人經變相。召畫史工山林人物樓榭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淳熙六年聖祖殿火。提刑趙伯驌攝郡重建三清殿。淳熙三年郡守陳峴建。初道士慕緣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至尊壽皇聖帝賜御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字爲殿額。（伯驌跋語）上既詔新平江府天慶觀三清殿。迺親御翰墨。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大字以揭之。雲漢昭回。龍鳳翔舞。萬目贊嘆。咸願咫尺。猗歟盛哉。臣觀唐文皇尊崇。居鍾王表。凡形篇詠。賜卿工。載在汴簡。侈爲美譚。然於明道闡教。爲生民福者。未始有聞。恭惟皇帝陛下。天縱多能。游藝八法。宸畫神所。奚唐足云。矧方玩意昭曠。儲神清觀。道妙於化原。跡斯民於壽域。固非下民所能測窺其萬分。第自今仰觀。句奎之煥。玉壁垂光。王氣所鍾。命工自神。摹勒護持。罔敢或後。當與天無極云。郡守趙伯驌恭題。郡人畫顧正作上梁文曰。進壽皇嘉焉。在昔吳都。于今濱海。延惟仙聖之宅。有嚴壯麗之區。輿日月以敝暢。式表中天之華闕。師雲物而拱極。南端洞達。正殿穹崇。雖陸二境之常尊。曾是殊廷。莫窺舊觀。其門則符於蓬閬。甄盛服於人禾。化高道勤心。古營室於瑤光。萃梓材於荊楚。莫不提舒引墨。宙勤揮斤。是度而足宜。不侵而不煉。聖檢編民。侯王化成。金甃玉階。殆非人境。侍結綺綴霓旌之衆。息鸞棲宿非烟之祥。仰叩太紫之圓方。備盡見神之情狀。下銷鴞之玉耳。知足稱於降臨。視帖妥之瑤壇。庶永蕃於祠奉。考其經始。曾不淹辰。斯舉應龍之修梁。可後巨鼇之鼇抃。敢仰善頌。以佐歡謠。抛梁東。滄海微茫一望中。暘谷扶桑朝玉殿。郁然和氣御靈風。抛梁西。震澤重湖玉浪低。風雨調和時節好。不

煩香火詠朝隮。拋梁南。只尺神都漢輔三。丙位有星長燦爛。兩宮天壽與之參。拋梁北。金榜雲房新表出。一念通神本聖功。八荒有道開皇極。拋梁上。風馬雲車來有象。上元八景是天宮。萬歲千秋輪景貺。拋梁下。日夕曾壇隆報謝。昭垂乾象報豐年。開闡坤珍資道化。伏願上梁之後。慈幃康壽。寰辰尊隆。德教重恢於彤管。仁恩長怵於清宮。國棟無撓。王臣盡忠。邊圉永消於兵革。民編益勸於耕耨。千里絕孔壑之慙。四民均享廊之工。協氣旁流而扶輿。下九鳳五龍於午世。高甍偃蹇而咬服。肅千乘萬騎於浮空。來佑太平之極治。普臻希靜之眞風。（皮日休傷開元顧道士）協晨宮上啓金扉。詔使先生坐蛻歸。鶴有一聲應是哭。丹無餘粒恐潛飛。烟淒玉笥封雲篆。月慘琪花葬羽衣。腸斷鬱平蒼遊處。五芝無影草微微。

觀中有金寶牌。眞宗所賜。永鎮於地者。兵火獨全。六朝舊物也。殿後通神庵。惇熙八年。左街道籙李若濟奉命建庵。額三字。亦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自紹興初往來提舉司。或觀前眞武堂草積中。披髮顛狂。以蓑衣蔽形。故號蓑衣道人。寒暑不避。不與人親。或云時有一語。中人災福。兩朝間遣使降香。問其安否。然庵則未始遷也。

澄虛觀。在永定寺西。

崇眞宮。在能仁寺西。宣和中爲神霄宮。燬於兵。門有青石橋。扶欄雕刻之工。細如絲髮。爲吳中橋欄之最。

修和觀。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政和中改賜今名。紹興間道士朱至仁復建。（王禹偁撰新修太和宮記）夫大道無名。強其名而彰用。至教一無類。聚其類而誘入。得之者同出而異名。失之者賤彼而貴我。自昔皇初既素。世教多門。雖分之而有三。亦統之而爲一。蓋隨機以設。殊途而歸者矣。然夫伯陽之道。宣父所師。尚清淨以化民。體希夷而御物。用之理國。則絕聖棄智。退軒吳之淳風。以之修身。則抱璞含章。異巢由之素隱。無欲觀妙。有慾則通。雖乎遠哉。不可得而言矣。蘇州太和宮者。唐肇記之別業也。誠乞子師彫。及其子宗遜。遵東冠之風。徙而家焉。先是道士戴玄甄者。長洲人也。幼事其父。隨母歸於異氏。宗遜無子。戴貧嗣焉。與兄子元。棄俗入道。淮南王之有國也。五世其昌。三教一軌。顧民陵之朝敵。建吳門之巨屏。利用安宅。匪藉不居。節度使錢公文奉。茅土是分。緬貴尤盛。乃以子元主。開元觀。爭甄處洪元宮。尋屬兄也云亡。委茲棲遲。母分不遺。傷彼棘心。且念出破家之後。繼臥煑之後。林烏返哺以無哀。桑蟲受食而有懷。思舍田園。肇興氣宇。爰以己巳歲。申牒而請命焉。則神爵暨建之九年。開寶紀號之二祀也。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

吳元芝。主而建焉。于是翦榛蕪以樹垣墉。浚汗潦而開池沼。伐彼良木。鳩于梓人。繫日以儆功。隨方以募衆。亦既無怠。斯焉告成。倬彼仙鄉。忽如神化。則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北極之堂。列仙官也。星壇三級。修祠祀也。霜鐘萬鈞。警昏旭也。繪事盡妙。脩容有儀。芝蓋雲騶。婉若瑤池之會。冰膚雪態。依然姑射之人。其或民罹札瘥。歲有水旱。則以禱三官而禳謝。修七齋之威儀。霑冷眞篆。章醮具矣。福佑隨之。實天神之攸憑。生民之所恃也。爾乃就水以治濫。因高而創亭。奇花移茂苑之春。怪石減洞庭之翠。夏筍錦折。秋菊蓋圓。纖埃不生。衆卉是茂。漁人誤入。熟謂桃源。海客遐瞻。更迷蓬島。姑蘇勝概。此實盡之。甓聖上承乾。許王入覲。隨圖而效貢。已在提封。攷碑纂以無文。曷陵谷。禹傳字人多暇。訪道于茲。爰述斯文。用垂永裔。振振歌而化俗。尚鬼子游。乘風雲而上天。焉知老氏。謹爲銘曰。蘇臺東陝。其誰居之。畢公之里。戴氏之子。棄茲浮世。依彼元門。乃興宮宇。肇自田園。厥功既輯。其教爾尊。它山未勒。祕宇空存。敢書事迹。貽于後昆。（春晚游太和宮詩）數里新泽夾岸沙。春來乘興宿烟蘿。隨風蝴蝶顛狂甚。當路花枝採折多。絳節參差抽苦笋。翠鈿狼藉撒園荷。湖山滿眼不休去。空羨漁翁雨一蓑。

靈祐觀。在洞庭山林屋洞旁。舊名神景宮。唐乾符二年建。內有林屋洞。洞中景物。具祥符圖經。本朝天禧五年。詔郡守康孝基重造。（皮日休曉次神景宮）夜半幽夢中。扁舟似飛躍。曉來到何許。俄倚包山脚。三百六十丈。攢空利如削。遐瞻但徙倚。欲上先躑躅。濃露濕莓蘚。淺泉漸草屬。行行未一里。節境轉寂寞。靜逕侵沢窪。仙扉傍巖瀑。松聲正清絕。海日方照灼。欲臨幽墟天。萬想皆飛落。曠懷有芝菌。毀聖無鳥雀。瓊峰自迴旋。錦旌空燦鑠。鼎氣爲龍虎。香烟混丹幢。凝看出微雲。默聽語時鶴。絳書不可注。雲笈應無鈐。晴來鳥思佳。曉爽花光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繇譯。清齋洞前院。敬負元升約。空中悉羽章。池上皆靈藥。金體可酣暢。玉戔堪咀嚼。存心服靈胎。叩齒禦龍蹻。福地七十二。茲焉其永託。在歟乏虎狐。於蟲不毒蠆。誓閒擇骨錄。仙誥非可作。絳腸既朱嬭。青肝驂紫絡。伊余乏此相。天與形況愚。每羨京洛士。常苦奔侯門。終然合委頓。剛亦蔓寒泉。三年亦常往。竟與世相沸。欲問包山神。來於少憩鑿。（陸龜蒙）曉帆過洞庭。高步入神泉。灑灑標仙清。如臨蘂珠屏。蘚然覺動息。此地常夏涼。碧花無亡歲。夾戶天獸蟠。稽首再元君。寒衣就虛者。何空琴與舟。香母未垂裾。芝田不論頃。憑軒羽人語。飯餘七白蔬。杯觴九光杏。人間附辱躅。周晒真鉗頭。青信抖鬇。通河漢口。近撫松桂項。流露洞天瑩。仰空琴與舟。水石幽冷。鬇一傾。猶疑夏蟲永。元津蕩夏暝。紫水啼金鼎。盡出冰霜昔。明君一披省。（皮日休三宿神景宮）古觀空且寂。幽人情自怡。來包山下。三宿湖之湄。況此深夏夕。不逢清月姿。玉泉流衣後。金殿添香時。客省高且敞。客牀靜復奇。石枕冷入膚。笋席寒侵肌。氣清猿不著。趺坐臨青嶂。松陰忽微照。見燭舞羣蛾。見燭舞羣蛾。沈瀣欲滴瀝。芭蕉未離披。五更山蟬噪。醒覺如吹篪。杉風忽然起。飄破步虛詞。道客市異漢。上清韓魏侯。（宋龔頤正芥隱筆記）靈跡未獨尋。不堅綠色美。迴頭問支許。稍下彭蠡潯。巖居更幽絕。澗戶相隱映。過此即神宮。虛堂愜雲性。四軒盡疎達。一榻何清零。髣髴聞玉笙。敲鏗動凉磬。風凝古松

勉・露墜修衙柄・萬籟既無聲・澄明但心聽・希微辨眞語・若授靈皇命・尺宅按來平・華池漱餘淨・頭觀宿羽蓋・三眠晨霞盛・豈獨冷衣襟・便堪還遠請・徒探物外趣・未脫塵中病・手謝靈峯・徜徉事雲境・

上眞宮在洞庭山上舊上眞觀・梁大同四年置也・〔元豐中陳子擢七眞宮記載州之南四里・有山曰太湖・即古包山也・山蹲太湖心・而下方盤泽・氣象雄秀・非人世所宜有・據而傳者皆以爲神明多宮乎此・蓋山之中・有林屋洞庭之天・即洞天之第九也・又有毛仙公之壇・即福地之四十三也・又山之西・縹渺峯之南・北際湖之陽・即梁隱士業顺昌・宅也・大同四年・隱上清宅以貢道而奏可其舍宅爲聖上眞宮也・山與峯土隔・而宮又當山屏・爰立之交・人亦信其爲神仙之所棲也・崇圖山閣之觀・皆出於公帑・而宮之四至・東南際湖・西北際山・東西百步・南北二百步・宮之前後・有泉二・曰玉乳・曰白石・其水清甘・可以煮茗・宮之左右・有古柏・大數圍・其一在殿之前・其一在殿之後・皆數百年物・宮之東・有古井・深不可測・其水與湖通・宮之西・有古井・深不可測・其水與湖通

腴。去馳蹙欲駕。今來上眞觀。悅若心靈訴。祇恐暫神遊。又疑新羽化。風餘撼朱草。雲破生瑤樹。望極覺波平。行虛信烟藉。閑開飛龜帙。靜倚宿鳳架。俗狀既能遣。塵冠聊以卸。人間方大火。此境無朱夏。松蓋陵日車。泉紳拖天罅。窈幽不知倦。復息芝園舍。鏘佩引涼姿。焚香禮遙夜。無情走聲利。有志依閒暇。何處好迎僧。希將石樓借。

希夷觀在靈巖山下。紹興十三年四月。太傅橫海武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用私錢於平江府靈巖山下修蓋道觀。計屋五十餘間。乞以希夷爲額。詔特從之。

府郭寺

能仁禪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卽梁重元寺。入國朝爲承天寺。庭列怪石。俗傳錢王立前有二土山。中有銅無量壽佛像。高丈餘。宣和中禁寺觀橋梁名字。以天聖皇王等八字改今額。（韋應物登重元寺閣）時暝陟都大。十里鬱蒼蒼。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陸。駢闠實四方。俗繁節又喧。雨順物亦康。禽魚各翔泳。草木遍芬芳。於茲省甿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忝。但恨歸路長。（孫覿能仁寺重鑄鐘銘）太平興國之初。平江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仁寺。爲樓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大火。一夕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者。募衆力更鑄。鐘成。爲銅萬三千斤。晉陵孫覿爲之銘曰。法音無礙。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衆生執迷。馳走空聚。聽蛾爲牛。夢春作鼓。矯亂顛倒。妄認前塵。色聲交蔽。不字其眞。粤有大士。修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事。繼木革金。以燔以鑄。鑄此東序。千石之鐘。蛇以目聞。豬以足聽。水鳥風林。更相和應。除聾破聵。一擊而通。十知四相。凡厥聲聞。俱證無上。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前梁所置。（韋應物遊永定寺北池僧舍）密竹行已遠。子鬼啼更深。綠池芳草氣。閒院春樹陰。晴蝶飄蘭徑。游蜂遶花心。不遇君攜手。誰復此幽尋。（寓居精舍）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與釋旅情。鄰田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閒道心清。卽與人羣遠。豈謂是非嬰。（永定寺喜辟疆夜至）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歸。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火。空齋共掩扉。還將一樽對。無言百事遠。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真晉時邑人朱明捨宅爲寺。（楊備朱明寺）傳朱明富而孝友。其弟聽婦言壞宅。欲避兄離居。明以金穀盡與弟。唯留空室。一夕大風雨。悉飄財寶還明宅。弟與其婦愧而自縊。明乃捨宅爲寺。不

悌爭分不義財．舊居金碧照樓臺．何緣半夜狂風雨．暗裏却飛錢帛來．

廣化寺．在長洲縣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爲之．名崇吳禪院．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中更兵火．夷爲煨燼．都僧正清立．以醫藥利施一方．所得貨．不以厚其藏．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堂十方佛殿．淳熙二年．其徒復以餘囊．粗經樓．龕頤正爲之記．其略如此．（方子通和廣化寺午日府宴致仙詩公詩）使君瀟洒上賓閒．金地無塵畫敞欄．風靜蕪蓼來世外．日長仙景在人間．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

龍興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於官倉瓦礫中．得房琯所作寺碑．韋夏卿再立者．（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公房琯碑序．祕書省校書郎蕭存撰．）歿初道在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略．中古淳清人散．東周由禮以順其動．後代澆極人妄．西方流化以復其情．夫動與禮違．靜與道遇．（詩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非．乘成之旨．反乎視聽．其終靜以適．然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歟．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其斂乘方爲．愚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遂其情．法雲飄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上地下之事．達前生後身之理．歷劫必遇其勝因．累生固成其圓果．輪迴拯厄．無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於此乎．精宮爲鬱誠之地．比邱是覺後之人．非明王良臣．孰能崇於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集之．我烈祖潤色之．則天皇后中微之．孝和皇帝再興之．此龍興寺．則睿和之天下諸州．各建同號．所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十七年．天火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皇甫侯叔無言．聖嗣帝胄．兼受自高．發慮存誠．與庶品不類．於彼無度外之物．在我無累己之人．深難以測．政成化博．身逸俗康．以家率先．施錢數萬．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讓社稷深于他臣．視龍興別于餘寺．與言多慙．辜負大成．合境僧尼等．道會一體．物通十方．同力來奉佛塔．此州是園廬故國．太伯始封．習俗尚華．人云克讓．風偃．捨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氣雄．心明才傑．寺主行虔．外護遺形．飲．州主由是發人取材．輦貨賾匠．川流咽塞．道路相望．體製決於公輸．瓌巧採奇於衆藝．素無特起．舊有增飾．允正殿之四面．蔓長廡之南垂．廓開房室．增加廄庫．高閣疊起以下窺．三門並建以相挾．如少華之承西嶽．少室之拱維嵩．彩翠虹新．欒櫨雲密．欲爾已就．宛然化成．右驛亭．左城堞．百工齊舉．程式既定．百工齊舉．倚闌閻．向若衆生無緣．則佛不出世．枕通莊衢．朝京適越之士．地當絮落之腹．壯爲塔廟之首．標吳中之巨麗．一面齊啓．背負天下之景．福．俯朝盈夕．散之人．象教何由及此乎．聖祀非長．則帝不出震．龍興何以建寺乎．州無賢牧．則蒸庶不化．財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備．成是實功．足可以光揚前烈．孚佑下人也．浮客一過．捨舟投體．目駭奇功．心賞直節．輕諾敘事．不甚明暢．銘而頌之．實在能者．詞曰．運革唐德．大象有歸．神器載復．天人用慶．元津扇福．

乃命率土崇之法堂錫名取類棟宇以光善本物持淨亦神護發地騰焰莫知其故陳緘煙銷迴廊墟去半落層構斜通平地烈烈皇叔總我古城象設不覩風埃成盈崩殘不葺忠孝何并乃廣其施誘人助成英英郡貳亦既同聲槃槃僧士誰非會情投心霧塞勿信泉傾舊制俄滿新規更營龍跳透檻虎翼飛甍與國同功酬天作程假同紹美吁其以驚貞元中造寺僧元壹神悟寺主靈俊上座靈琬都維那靈□□經營結構心願廣成化攝有緣捨施雲會取材斬木驟水奔山鷲泠數千剋期以就戊寅歲刺史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言念棟宇修復碑紀起暨爰獲舊文重此刻立時十四年又十月十五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揚州高郵縣尉沈寧篆額（楊備詩）高刹長幡敞淨居方甸覃笠照通渠龍興舊額加新榜不見金輪皇帝書

瑞光禪院在吳縣西南舊普濟院宣政間朱勔建浮屠十三級靖康焚毀淳熙十三年寺僧重葺稍復舊觀

報恩寺在長洲縣西北卽吳先主母吳夫人捨宅所建通元寺基也支硎山亦有報恩寺或云錢氏建移額於此寺有小院五曰文殊曰法華曰泗州曰水陸曰普賢有塔十一級兵燹後有行者金大圓募衆復建僅能九級所費計數十萬緡寺有臥佛北人多呼爲臥佛寺舊又有不染塵觀音像高數丈今復塑者徒存其名云

妙湛尼寺在提舉常平司之東寺舊有塔兵燹後王岐公之孫女慈明大師者募衆重建

開元寺在吳縣西南卽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也寺有晉時浮海來二石像及佛鉢兵燹後二像猶存鉢亦爲一僧藏去得脫今寺中世寶之相傳漁人以貯葷茹鉢遂破墜視其墜處色采絢爛非玉非石不可名狀

（梁簡文浮海石像銘）蓋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璧更涌滄溟昭潭之洲乘清源而西泛蓬萊之岫逐安流而南徙況夫道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機示現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婁縣界

松江之下．號曰滬瀆．一曰處有居人．以漁者爲業．掛此罾綸．無甑小釜．布斯六罭．常待六鰲．遙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沉浮．疑蜃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於是．謂爲海神．即與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具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羞．
屬上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冥．在上．鳴丹款．復．咸起渡河之悲．巖有覆舟之懼．相顧失色．於斯聞返．又有持黃老．好尚
神仙．職八景．更．竭力沐浴清齋．要請同志．經歷句日．遐邇奔集．吳縣華里．來瞻清．信士．歌
也．獨．謂大覺大慈．身．將欲化迹．乘船至．爲濱日．頂禮歸依．
唄贊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招．弗能遠駕．而靈相昭昭．斬來就浦．
仰．視神像．疑然雙汎．非因鵠首．亘假龍橋．豈藉連鼇．背各有匯．
得．未曾有．復．鎔金儐之姿．非凡所徙．試就提捧．鎔腐勝舟．須玉軸．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於是時衆踊躍．
家．住近通元寺．朱簪帛尼．．酒孫慤爲．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神塔．指燕宮而西歸．望青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祇協慶．膏
曰．將欲覺爲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能．又也．夫數百．咸不能勝．共怪．類．
也．宏化迹．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招．弗能遠駕．而靈相昭昭．斬來就浦．
仰．視神像．疑然雙汎．非因鵠首．亘假龍橋．豈藉連鼇．背各有匯．
得．未曾有．復．鎔金儐之姿．非凡所徙．試就提捧．鎔腐勝舟．須玉軸．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於是時衆踊躍．
家．住近通元寺．朱簪帛尼．．酒孫慤爲．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神塔．指燕宮而西歸．望青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祇協慶．膏
曰．將欲覺爲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能．又也．夫數百．咸不能勝．共怪．類．
然．後遍動．至自舟中．故知．據非夜飛．實無以異．石不能重．有覺．慈焉．後有外國沙門．淨法開．來稱彼國衆聖所記．云．奉
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禮覲．滅無罪．免離三塗．禮已而云．中大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沙汝靈候．
敕．更造．銅光二枚．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邁丹陽．恥論劉向之術．區選攻金．無俟稽康之鍛．既鑄既鏤．是．
磨．是銑．煜如光定．湛似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視十方．俱悔說法．豈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衆生．
還．逢愛．日而已哉．勞．吳郡僧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七支．於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於莊
嚴．妙色．寶．有厥．昔魯聖云亡．尚．道儀於有若．楚臣殞世．亦似於魏旃．放勳之后．更圖長樂之畫．文命之君．不
絕．稽命之禮．或傳．諸往．或布．在前言．或贊．述盛．耳．或壽宮虛置．況遠追．應．身．近現．靈迹．不銘不勒．何以稱揚．乃
爲．銘曰．巍巍．天像．堂堂．最勝．慧日．獨圓．無生．永謹．慈此．魚鈎．孕．乍動．慈舟．時延．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
應．橫．五劣．伊何．寶茲．靈像．曖爾．未滅．晨游．凌濤．夜起．迄．王所．驅．顯．浮．水沫．有．慈．役．鳥駁．九垓．知仰．照此．真容．必盡．勤劬．視相．塵滅．足．起．聞．聲．鷹揚．千輪．胸書．萬字．洞．然．
神跡．長．處．全吳．（皮日休開元寺佛鉢詩并序）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毘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干百年．當復至西月
支國．若干百年．至于闐國．若干百年．當至屈支國．若干百年．當復求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而至滬瀆．僧
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漁者於滬瀆．沙汭上獲之．以爲白類．乃輦而用焉．俄有佛像見于外．漁者始
以爲異．意滬瀆二聖之遺祥也．乃以鉢供之．迄今尚存．余遂觀而爲之詠．因寄天隨子．尚青石作緣冰姿．（佛律云．此
鉢帝清玉石也．四天王所獻也．會侍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戒後．提羅花下洗．乳糜味斷．中天兜．麥麨香消大劫
知．從．此共君親頂戴．（陸龜蒙）空王初示涅神功．四鉢如臾現一重．（至今鉢緣有四重也．）持次想添
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蓮．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寶香裏見．不煩西去訪靈峯．（韋應物遊開元寺）
夏衣始輕體．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氣照日初．綠陰生晝靜．（一作寂）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爲累．形跡一來疎．
（李紳開元寺序）此寺多太湖石．有峯巒奇壯者．頃年多遊寓於此．及大和七年．往來皆不復到．寺中石大半亦無也．詩
云．十層花宇眞毫相．數仞峯巒閟月扉．攢立寶山中色外．散開香海小輪圍．坐隅尺窺巖壑．牕外高低辨翠微．難保

爾形終不轉。莫令倫彿六銖衣。（皮日休早景即事）客者庸傑佈葉紅。樓臺如畫倚霜空。銅池數滴桂上雨。金鐸一聲松杪風。鶴靜來珠像側。鴿馴入在寶幢中。如何塵外虛爲契。不得支公此會同。（陸龜蒙）日上采巾疊影紅。一聲清梵出松空。巖巒滿地皆雪。料峭入樓半閣風。水樹初抽窗次思。竹聰猶帶一魂中。鑪香散盡禪家接。誰共殷源小品同。（辨正論亦有九流。一曰禪家者流。殷浩讀小品經二百箋疑義。以問支道林。）（皮日休開笋園）園鎌開聲駭鼠羣。滿林解籜水屋文。森森競泛林梢雨。矍矍爭穿石上雲。重出亦如鵝管合。各生還似犬牙分。折烟來露期相遇。何允明朝不茹葷。（陸龜蒙）春龍爭地養檀欒。況是雙林雨後看。進出似家當垤埠。孤生如恨倚闌干。凌虛勢欲齊金刹。折贈光宜照玉盤。更待錦包零落後。粉塵高下踢烟寒。（皮日休陸龜蒙避聯句）頌賓雖避。僧家自有明朝。泉甘於馬乳。茶滑似龍瘀。（日休）任謹禁全散。臨幽榻旋移。松行將雅拜。竹陣欲衝圍。（龜蒙）望塔青鬟識。聲樓白鏑知。石經森欲動。珠像儼將怡。簡簟臨秋穗。紗巾落雨絲。靜聞蟬噪少。涼步鶴隨遲。（日休）烟重迴蕉扇。風斜拂桂帷。對碑吳地說。開卷梵天詞。積水魚梁壞。殘花病枕欹。懶君瀟洒處。孤夢遶罘罳。（龜蒙）（薛能題寺閣）一閣見一都。亂流仍亂山。未能終日住。尤愛暫時閒。唱棹吳門去。啼林杜宇還。高僧不可羨。西景掩禪關。（方子通程公閣留客開元飲二首）耆舊新坊路。杓西。興來攜客就僧扉。檐前倒玉清無比。筆下驚金妙欲飛。藍鬣直須乘月去。榜歌時聽採菱歸。流傳白雪吳城滿。頓覺炎歇一夕微。才合井梧獨起客。攜杖步入千花界。借榻清臨一水間。笑語不驚沙鳥去。襟懷猶過野僧閒。城中此地無人愛。坐對西南見好山。

大慈寺在長洲縣北皮陸集云晉戴顒宅也至唐司勳陸郎中居之後以爲寺號北禪院。（皮日休陸龜蒙避暑聯句）歊蒸何處。（日休）殘蟬烟外響。野鶴沙中跡。到此失煩襟。瀟然掃禪伯。（藤懸疊霜蛻。杜倚支雲錫。（龜蒙）清陰豎毛髮。爽氣舒筋脉。逐幽隨竹書。選勝辭衙席。魚跳上紫茨。蝶化緣青壁。（日休）心是玉連徒。耳爲金聲敵。吾宗昔高尚。志在羲皇易。豈獨斷章編。幾將刑漢檄。（龜蒙）天書既屢降。野抱難自適。一入承明廬。吁衡論今昔。流光不容寸。斯道廿杜尺。（日休）既起謝儒元。亦翻陷羽翼。封章帷幄遍。夢寐江湖日。羅落雨谷潭。高歌華陽曲。（龜蒙）詔去雲無信。歸來鶴相識。華病奪牛公。全情捕魚客。少微光一點。落此芒碭索。（日休）釋子閒池塘。門人發幽賾。堪悲東序賓。忽遂西方籍。不見步兵詩。空懷康樂屐。（龜蒙）高名不可劫。勝境徒堪惜。墨沼漲珠蓮。元齋論閒寂。（陸龜蒙同皮日休遊北禪）連延花蔓映風廊。岸幅波襟到竹房。共有吟情淨名室。更無心染水精王。（日休）烟生密碧。俱應出塵想。終日坐清虛。先生曾是卓元宮。清標林下香即。遠岫應中鉢囊。今日有情消未得。放將名理問思光。（皮日休）戚歷杉陰入草堂。老僧睡見似相忘。吟多幾韓蓮花滿。坐久重於柏子香。魚擬齋前分淨食。鴿能閒處傍禪牀。雪林滿眼空驚潛。欲對蜀天却自傷。（陸龜蒙寒夜同皮日休訪寂上人）月樓風殿靜沉沉。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枝影動。人依古柴坐禪深。明時尚阻青雲步。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侶。不勞金鼎煉烟深。乾鳴古林。數葉松火暗。一聲金磬檐烟深。（陸龜蒙）院寒青瓦正沉沉。霜淺妨醉。殷浩談經不廢吟。何事欲攀塵外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即舊天寧萬壽禪院也。徽宗時以爲祝壽道場。後即以爲薦嚴之地。改今額。（蘇子美寄守堅覺初二僧）曾攜舊書卷。來宿古禪林。方外求知性。詩中得賞音。爐開山夜靜。門掩雪天陰。杭上一寒歸硯。燈前二苦吟。韻強顏汗落。句苦鬢一侵。玉就還重琢。河窮更遠尋。穴爭探乳虎。沙獨堛良金。字穩天星轉。篇終海月沉。唱酬同紀錄。得失暗銖錙。木鐸不徇路。蕭風難和琴。半生誰引手。中道比分襟。分野三河闊。年華二紀深。師方傳祖印。我欲謝朝簪。嶺外烟嵐地。湖邊雪水心。情悰强翰墨。夢想陸機禽。松下荒苔石。何年重訪臨。

覺報寺在府東南。舊名老壽菴。王岐公家香火院也。靖康狄難。此寺賊酉所寓。故不得焚。吳下古名屋。惟此寺耳。

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舊羅漢院也。寺有二塔對峙。俗名雙塔寺。（紹熙中提舉徐誼給常平田記）兩浙西路常平茶鹽使者治平江。自行殿駐臨安。親眚畿內。若節度觀察奉觴稱壽兩宮之庭。時爲盛典。先期還月率其屬即府城東隅雙塔壽寧萬歲禪院。建祝聖道場。備極嚴奉。是院肇唐咸通。逮本朝維熙。創造雙塔。至道初。賜以御書。遂更今額。乾道中始革律焉。規模日舊增新。四衆歸仰。雲水坌集。爲一大叢林。建院之民王氏。捨負郭之田五百八十餘畝。撞通擊鼓。食者日倍。帥常經營。而懼弗贍。紹熙二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新安高第就畀使令節。兩朝所知。德意孚達。葺年于此。利興害除。會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餘畝。沒入于官。一時貴近。相先規取。牒訴旁午。公曉以令甲。皆不應得。命有司召佃如式。而長老德溥。因以千畝爲請。公委有司給之。抑權放勢。平息爭。不惟法理適宜。人無加喙。而院之衆藉是。庶幾資以無乏。德溥屬頤正記本末。於是乎書。公永嘉人。徐誼字子宜。學有師承。德業宏遠。固將推之朝廷。見之天下與來世。此蓋未足云。三年上元日。具位雙頤正記。

定慧寺在萬歲院之西。本子院也。祥符中改賜今額。

寶積教院在貢士塔橋之東。舊靈巖山廨院也。

永福尼院在長洲縣南。

妙嚴尼院在長洲縣西北。

傳法尼寺在長洲縣西。舊禪興寺也。

寧國禪尼院。在天慶觀西南。

靈鷲寺。在長洲縣北。舊永光院。

大中祥符尼寺。在長洲縣西北。舊福田寺。

仁王尼院。在長洲縣東南。舊安吳院。

資壽尼院。在長洲縣東南。

天宮禪院。在長洲縣東北。舊武平院。

寶光院。在長洲縣東北婁門。

雍熙寺。在吳縣北。舊法水寺。有方塔。毀於兵燹。至今未能復。

景德寺。在黃牛坊橋東。寺有廢塔。未復。

西竺尼院。在跨街樓後。舊保壽院。

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據顧況記云。皆戴達宅。皮陸集又以北禪寺爲戴宅。則此卽今北禪寺矣。〔顧況撰建乾元寺記〕五蘊十二入十八界。此上二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爲有無。自性爲空。空有融一。卽中道義。雖石虹渡海。蚊背負山。不爲希有事。惟法均。與和合衆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達子顒之宅也。乾元初節度使鄭叔之奏云。觀察使李涵李道昌。皆有力大臣。衆無上道。以心無所顯無邊。受者實與。雖空不敢。有爲有滅。無爲有爲之體。有爲無爲之用。無生無滅。無相無爲。無名無法。說無言語法。以無言語說。故有相大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觀法門。於法有所得。有相大乘義。於法無所得。無相大乘義。所得無所得二俱眞一乘之義也。爲妙爲果。譬如種子。依地而生。又如大地。能荷擎有。虛空之體。大於天地。天地有盡。虛空無盡。如來之體。大於虛空。光明虛覺。圓寂萬德。故於無住。本建乎諸法。不動眞際。恒沙煩惱。莫不斷除。魚吞鉤。虎落穽。蛾拂火。此衆生自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本清涼。佛在提摩竭揭國。成等正覺。諸弟子栖乎茂林。藉彼嘗草。厥後因時設教。猶着弊衣行次乞食。及往忉利省。

寧耶夫人憂填王。鑄金刻木。始用栴檀泥布。佛有像自此始也。與佛在時。功德無異。於是給孤長者。造祇洹精舍。木田辰伽。造龍宮精舍。竺乾法蘭。造洛陽白馬寺。佛圖澄。造鄴中九百七十三寺。釋道安造襄陽一十五寺。遠法師。造廬山東林西林寺。度法師。造攝山棲霞寺。坏渡法師。造南陵隱靜寺。傅大士。造東陽雙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嶽寺。智者大師。造天台國清玉泉寺。三十五寺略也。涅槃無前無後。般若無新無舊。法均上人。重舊德。不輕新學。門人清典。請說於經藏中抄佛心說。永示無極。文曰。卓哉迷盧。宏亘大千。百億日月。藕絲貫穿。如背負之。飛登梵天。塵勞爲海。般若爲船。截生死流。是曰希有。大哉乾元。寶則不朽。和衆雲臻。珣爲稱首。佛告善來。寶坊崇哉。法雨潤埃。慈雲徘徊。

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自居易南禪寺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閑矢誓吳僧常敬宏正神益等僉力。檀主鄧子成等施財。院僧法宏等藏事。太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縑萬。爲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錯以爲固。環藏數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輪九層。佛千龕。綵繒金碧以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縑白徒緊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爲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爲之記。僉曰然。遂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曠。隨日而集。堂有轑食。路無飢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曰。與衆勤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鳴揵椎。唱伽陀。授持讀誦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之所攝。鮮不歸心。佛然嘆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輪法輪也。示穴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噫。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語維都。請予爲記。夫記者不惟紀年月而已。作爲。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譬摩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修之乎。經有闕必補。藏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眞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四年二月一日記。

吳郡志卷三十二

郭外寺

雲巖寺　即虎邱山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珉之別業也。咸和二年捨以爲寺。即劍池而分東西。今合爲一寺之勝。聞天下四方游客過吳者，未有不訪焉。餘見虎邱山門。〔王隨記〕天元黃判賢：肇自乎太極。融結勝異之壤，嗣誌具載，言不可已。姑蘇乃吳會一部，茂苑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脊田多稼，歲儲以之流衍，雲屋比盛，風俗于焉富庶。俯重湖之縹緲，烟景何窮。睇層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邱山者，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湧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二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曰：吳王闔閭冢在吳縣閶門外，名曰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須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魚腸二千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云：秦皇帝因遊海右，自滬瀆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挺劍刺虎，虎奔而隱，因改爲虎邱焉。故上有劍池，或曰秦皇試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丈，闊餘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池無底浸雲根，又云：沉沉劍池水，直上連滄溟，後以唐祖諱淵，更爲武邱云。其山又有虎泉，陸羽茶井，眞娘墓，生公壇，現其鬼詩。林逋回其仙馭，詭異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即晉王氏伯仲珣珉捨別業以創焉。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頴魯公詩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今則合而爲一，先是至道中，獄牧式卿魏公岸，改爲禪利，延請順尊者，演法主之，彼美招提，實爲絕境，粉垣迴繚，外莫覩其崇嶺，松門鬱深，中逈藏於嘉致，故前賢高云：老僧祇怕山移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又云：宿雲使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上出雲霓，華殿山屹，旁礙星日，景物清輝，寂宇岑寂，千年之鶴多集，四照之花競拆，垂組影纓之彥，靡不登臨，達心了義之人，終焉宴息，允所謂浙右之壯觀，天下之巨麗者矣。其有古高僧之行業，諸名公之詠題，編錄盡存，羌難備敘。禪師用慈，道行明潔，智慧淵廓，自招提宗唱，克奉神君，躍飛翰於雲鶱，祈錫文於金石，愧先聖之嘆，輒成章於狂斐。殿頭陀之碑，聊寓言於旁篇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翰林侍讀學士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同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護軍琅琊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葉清臣御書閣碑〕眞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光毛天下，二十有五年。武威振疆，文經混區。禮修樂舉，飛昇騰翼。偉越古今，天縱將聖，典學時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詳延英俊，淫尋經藝，披編日仄，旁翰宵分，帝庸嘉歎，道諮筌宰，聖有謨訓，義光簡冊，休于萬禩，留神小學，三元乘煥，八象流景，永相臣謂臣拯，相與文雅侍從之臣，發瑤笈，披瓊蘊，編第爲集，凡二百卷，請從刑辜，以傳永久，制曰可，

最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纘寶基。接神統。孝善繼志。功能昭前。思光皇帝馨德茂烈。巍巍郁郁。聖言睿藻。雲章日麗。非香之黃素。縉以文錦。檢于玉匣。藏在石室。則何以比隆六籍。昭厥萬祀。於是司空上輿地之志。職方辨九州之物。分道迺使。咸錫其副。則吳郡之虎邱存焉。茲山瘞姑蘇之右地。負乾陽之勝勢。叢生萬石。崛起平疇。席乎千人。飲泉吸百尺。松蔓縣翠。烟嵐異色。宜有神物。今于寶坊。前此守土臣寔臣度。初基尊奉。卽山而講。寒暑再遷。風雨無損。景緒判。軍州事臣宋珦經始。慮素。程工董役。肇日短鼎。訖于駟見。更五甲子。閣成。無慮費竹木章簡八百役夫兵子指二十二萬。不出吾一金。不調里一民。民不知役。而渠屋蝦望。凡爲巾櫃簟之物。皆稱閣而具。疏梅密礎。藻棁文梲。光彩眩轉。重檐四迴。陽景不曜。飛陛橫出。喬松在下。熏廬凝香而負巖。聚鳥舍輝而摩崖。齡。偉哉馬爭。茲可與牲龜龍之寶載考。賜。偉雲漢之昭明者已。先是永熙宸翰九軸。帝書一品。垂貞岫蜕。爛歷年所。先朝寶對入石。分輝六十二。并集飛雲灑妙。墨本二十。重光祖武。嗣有恩頒。至是落成。並置其上。三聖繼統。昭明遊藝。惟不卿方嚴肅給。程工董役。肇日短鼎。訖于駟見。更五甲子。閣成。無慮費竹木章愛君。不以遠邇。惟若五辰二曜。珠聯璧文萬律。昌隆武述。何以過此。惟堂以直清通敏。行已從政。忠而言動。持使節簡。尋按察鄰縣。觀聖文臨之疏。與守臣嚴上之恭。敢善始事。鉅于樂石。詞曰。天有文秀。見溪。瑩有文垂典經。粤宋宗功邁德隆。天律有融。我皇定保。繩武祖考。筆墨精妙。大人繼明。三后重英。儀鄰宣精。香寶狹四夕。魑魅。結字再重。與山比崇。猗金。有鎮武邱。韜于委羽。惟道家主藏。訂諸蓬澤。直有眞文。乃聖乃神。撫臨其人。守臣惟忠。洲上當斗牛。其地。惟福。直有玉之山。上符舟府。天爲文宋是則。文化成。世載極。山斯朽。石斯泐。飛閣翔書。時萬時億。景祐五年十月七日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市舶司本路勸農使及管勾茶鹽礬務朝奉郎守太常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葉清臣撰。（張丞相浚識。）吳郡山水秀麗。虎邱號勝處。世傳圖畫此。地氣騰出。秦皇使人求劒。虎居其上。因以名焉。晉王珣弟珉宅有劒光。已而捨與佛刹。本朝至道中。草禪寺禪。紹興八年。余謫居零陵。住持宗達。以書抵余曰。我與弟隆同師法于圓悟禪師。實繼道場。延立輪大藏。効獨勒。示現禮。余施細字中。余戴其法悟。爲之勸。邦人李方高。次弟輔明。方議下榮。隆適告寂。時我不敢以勝事難集爲解。夙夜究力。益加精誠。僧法鑒法事。敢以請記。且當天下無事時。當世名儒。簡以財爲病。刓兵革迭興。軍儲或匱。勤役賓用。寧容未安。然我嘗思之。工績甫就。平高金下。棟宇翼如。輝燦渾耀。信士鄉瑕。日規口嘆。盡捐所有。獨力莊嚴。於我法中爲大緣。夷狄之變。因貧生忿。因貧生愛。因愛生貪。因貪生忿。欲愛合忿。是謂無偶然。使人同心。歸善一念。儻正和氣。似非小補。余聞而無愧。余聞而無愧。余聞而無愧。指撝之意。故出乎世。種種譬喻。發明空理。丁寧反復。務息墜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神通。不可思議。古人事因緣。蓋病夫不知。虛靜修已。區區致恭。以俟之也。又病夫落髮披緇之徒。易浸以溢。流宕而蔽。其敎可輕疵哉。將見斯藏之成。視相以信。由信趨善。宿習退釋。眞證圓通。孝悌和諧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永其傳。藏始建於紹興丁巳春正月。至冬十一月告成。復授資政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爲之記。

顯親崇報禪院。在靈巖山頂。舊名秀峯寺。吳館娃宮也。梁天監中始置寺。有智積菩薩隻蹟。士人泰事甚謹。今爲韓靖王功德寺。改今名。餘見靈巖山門。〔太平興國二年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新建磚塔記〕吳壞巖山。即古吳王夫差之別院也。太湖瀦白溝其側。虎邱聚峽其後。自餘岡阜川瀆之間。沃野上田。吳遺帶縈。若視諸掌。代遷人異。倬爲佛祠。愚守潘之七禩也。屬內子歲冬。先國妃居共氏之親。鍾斷臂之禍。前人罔極。卹可諭其哀。王尚右。未足申其制。繇是鳳植。累磚而就。基其巖。所以還崇厚之忌。鐫其材。所以絕朽蠹之虞。不揮鄧匠之斤。自甚陶公之甓。自于經始。造爾賀成。凡九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二顆。親書金剛般若一編。寘彼珍函。藏諸峻級。美歟上聳。地以千仞。塔崇山而九層。巍巍下瞰於湲婆。杳杳平觀於寥泬。邊疑湧出。或類飛來。如日之升。無遠弗屆。可以高擎天蓋。可以久鎮地輿。實在報先妃之慈。薦先妃之福也。覺雲承足。定水澄心。拂石仙衣。尚爲游轉。無垢佛土。終正菩提。抽毫直書。用備陵谷。〔孫承祐智積菩薩殿記〕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爲禪寶寺。寺成。有異僧飛鉢寶以入。憩殿無下。長身縞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案墨。自圖其像于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之。居無幾。有胡僧顧見其畫。惜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爲在此。於是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在其名。象先驚謝。出金帛數斛。弗受。願爲記。余曰。衆生飢渴。轉六趣。出沒生死。蔓蔓莫悟。惟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供養。國鬼護持。車馬雨石泉湧。擢磔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作齊喜。投體歸命。齋心悔過。願離五濁。如雞出湯。欣慕至道。如亡子見母。如普救衆。如迷尋路。發菩提心。修無上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百世之後。陵谷遷。蛻骨所藏。傳表所記。在在處處。照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了。恍如宿昔。曾受佛記。今雖林大士。涸州僧迦。靈應智積。皆是也。納衣百世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異。凡所遊立。人物之際。隱顯榮悶。冷堂廣宇。幾編誰吳。豈止智積一殿而已。〔盛度入藏錄上疏〕高高白月上青林。客去僧歸獨夜深。牆畔屏除惟對酒。歌餘於敵只留琴。更無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愛煞亭東好。太湖烟水綠沉沉。館娃宮屬尋已盡。響屧廊空月明。使君雖苦頻多思。攜酒妓處行。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州無地情。直自當時到今日。一二月時但草綠。幾百年來〔華嚴物〕始入吳路永。獨斫山寺刹。不知幾絕磴。乃見西江流。吳岫橫景。楚甸散林邨。方悟關吳眇。重軫故園愁。聞鐘飛歸騎。趣駕惜良遊。地疎泉谷狹。春深草木稠。茲焉賞未極。清景一作澹即秋秋。〔趙抃〕明月溪頭寺。蟲聲滿

橋洲．倚檜香．遲晚．稼石太湖秋．樹老雲歸盡．蓋荒水更流．無人見惆悵．獨上最高樓．（蘇舜欽）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歸掩寺門．越相烟波空去鴈．吳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老乾坤．（胡旦）宿秋依湖館．天濶斗魔清．一聞山鳥語．暫起釣船情．（陸龜蒙）嶺木搖霜氣．巖泉咽玉聲．簡書雖俗駕．窗日兩笋明．夕鐘初斷海鯨音．投宿香閨半掩岑．冰簟浸牀消客夢．水簾澄月伴僧吟．雄風拂衽清涼極．珍簟炎柯翠翳深．一夜漢（宋）機事息．草堂重論破煩襟．（李復圭秀峯上方）吳王昔日館娃宮．殿閣參差映碧空．寂寂香魂不尋．崔徐松柏顫天風．（劉無隣）曉來輕舸出江城．晚上藍輿却倦行．畫日松風響岩谷．小窗遙作亂泉聲．（胡瑗）攜身下逐乘．放浪雲水劃中斷．非無聲畏．心賞寄泉石．勝地聞自昔．梯空上青冥．如鳥著兩翼．化城出天半．寶氣坦如席．登山萬女鬼阿錫．牛耳爭齊鳴．鳥喙已養食．百家甬東村．託足歸無宅．焉知陵谷變．大廈當千鳥．秋茲風壑際．樓殿踊山脊．安隱大火中．顯允像教力．興予浩劫嘆．萬法本空寂．（孫覿）聞訥老嘉堂榜曰五至賦詩云）老人昔記觀河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滿然不與生滅期．始信眞心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不可．桑下了無二宿戀．堅間一坐九年過．振履忽逐秋鴻往．浮盃又趁春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落人中去來想．（後七年過寶慶再賦二詩）猊坐諸天繞．龍龕百鬼奢．捫蘿穿翠竇．挂策上蟬嶝．雨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捧肛一囉吼．撇烈風雲驚．獨詣超神界．冥遊夢化城．微吟更有味．琢雪門僧宿．因緣有五至．百年杷國憂．四大假師戲．應作如是觀．浮雲本無蒂．

天峯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南峯山亦名支硎山．即東晉高僧支遁別庵也．皇朝祥符五年．剡史奏義奏賜今名．（元豐六年龍舒曾旼記吳郡朱長文書）圖經城西二十餘里．山之巔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峯．考於剡記．所謂報恩山南峯院者是也．記言晉僧支道林．因石室林泉．置報恩院．唐之大中．改爲支山禪院．晉之天福．改南峯額．予先世松懼在羊腸山之朝陽．歲時展省．屢過天峯．嘗訪遺蹟．求其地之所在．以參驗之．而唐人劉長卿遊支硎山寺．皮日休陸龜蒙宿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峯．皆爲賦詩．寶歷以後．州刺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長卿在羊腸山之朝陽．日休龜蒙．松陵唱和．故相國裴休所書也．休乃大中宰相．於是一時而報恩支山南峯．三名並存．則知記所載大中天福．更名者誤也．今山下楞伽院有石刻．言院即報恩遺址．原田有報恩蕙敏律師塔碑．言建塔于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之上．中峯闕若之下．碑望楞伽．正在東北．而記所謂石室者．亦在楞伽．人猶訪之支遁菴．自菴前西向登山．可數百步．林中一徑．入中峯院．自徑前南行．其登彌高．又數百步．乃至天峯北．僧院共依一山．而道周有石．有新發於硎．盤薄平廣．泉流其上．清泚可愛．居易詩云．淨石堪敷坐．清泉可濯巾．其謂是也．昔莊周言．庖丁之刀十九年．若新發於硎．陸德明釋硎磨石砥也．余謂此石其平如砥．支硎之名．宜取諸此．而石文又有如鱗浮者．人謂之馬跡石．故禹錫詩云．石文留馬跡．峯勢聳牛頭．日休龜蒙與襲美皆和池聯句．亦曰．牛頭聳．苦深馬跡訛．又曰．支硎辟．亦過牛頭．峯今在天峯之南．此其可考者．禹錫詩云．又有泉眼濬通海之語．與夫

松陵詩所言。承閣南池惠敏碑。所言八隅泉池。皆已湮沒。失其故處。而震公書額。亦不復見矣。若山下石室。山半石門。天峯之旁。有待月嶺。嶺下有碧琳泉。又有放鶴亭。其址猶在。而劉白皮陸之所賦詠。皆不及之。此又不可考者也。維吳之報恩。最著馬坡。自放鶴亭東出。過乃與之遊。故時人以爲高逸。過之所游多矣。維非嘗拘於淨居法者也。十來人矣。過之後已七百餘年。而茅屋土階。僅蔽風雨。後有文啓之潔。東有浴室。西有過堂。佛鏡經藏。無不嚴具。以其治之非一人。積瓦下甃。堂殿庭宇。門庭街次。第之潔。東有浴室。西有過堂。佛鏡經藏。無不嚴具。以其治之非一人。積非一日。而能終始如一。故能以成就。其財貨則取之州人。非一家也。予常以職事。獲閱碑於太史氏。因見其德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佞佛貲財。使人心不自知。故其蠹時。愴獨而無思。犯禮者非必修七。至於釋氏之法。爲蠹滋大。殆不失先王道化之意。乃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豈虛言哉。贊公且及百年。夙受法於明禪師。又深通順觀肇論之旨。心地乃達。無所疾滯。予之道友也。一日以書謂予曰。天峯自德興新之。及老。夙有所記。予謂沃洲居易爲之記矣。而報恩寂寥未有紀者。因爲考論本末。書以界之。（攻媿集卷勸超隱堂記）佛子亦親出家。本欲離脫名利。自非上根法器。了達根源。未有不爲名利所縛。雖大善迷首座。特自爲之辭。爲有能刊蠹衆。退休之念。會予解官南歸。以求出世。至於終老而不返。一曰欲以知識。此特自爲天峯禪院。纔得旬歲。即興退休之念。會予解官南歸。以求出世。至於終老而不返。一曰欲以知識。此特自爲天峯禪院。纔得旬歲。即興退休之念。會予解官南歸。以求出世。至於終老而不返。一曰欲以名其所居之堂曰超隱。蓋佛以清淨爲本。虛無澹泊爲宗。而垂世立教。即名爲禪。自達摩傳心印。禪律兩行。專說法相。是真是實。即謂之律。戲說無非無。當幻不離。滿然常住

觀音禪院在報恩山亦曰支硎山寺即古報恩寺基也〔樂天〕好是清涼地都無繫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閒人淨石堪敷坐寒泉可濯巾自慙容鬢上猶帶郡庭塵〔咸平錢儼碑銘〕天下之名郡言姑蘇古來之名僧言支遁以名郡之地有名僧之蹤復表伽藍綽爲勝槩至于傳法不泯眞風則紀之以文信無愧矣蘇州觀音禪院即東晉支公道林所建支硎寺也伊昔二衆同居舍宇尤廣其山有支公馬跡及所居石室存焉唐景龍中詔奧名報恩及瑞陵初紀海內精宇入祇號脩茲寺在圮例獻文讀嗣佛日再中旃檀之林枯荑畢秀時太原尹盧公正求方牧是邦與僧清贊相善乃勸捨俸錢復新締架大中五年其年請僧洪憲主之憲即顧章希運禪師之法嗣也自咸通甲申歲至于景德甲子歲凡百餘年陵谷迭遷香華中輟其年二月有永嘉禪學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閣若顧以佛事結諸衆緣尋詣天台大寂韶公禪師之法席願齒入室之列大寂求之曰汝雖越人非越地可居其當化人於吳地耳於是遂如大寂之教復來茂苑會僧正安公以報恩舊地辟而住持是爲今觀音禪院矣復有本邦都知兵馬使趙承遇及司理判官張仁某等同經度之獲石銘於殿基承遇已下名氏皆如銘之所記蓋宿緣有契也未幾謙師襌居上方所度弟子二十餘人今之恩公上人蓋自眉也亦禮大寂得其宗旨退而闡法席于先師之精藍昭善繼也恩公苦行有聞元和尤峻遷居放鶴之地雅契安禪之懷早歲師嘗入京師時愚方領常參一得相面今師沿前會之遐遁疏本寺之眞緣欲愚爲文以紀其事愚以向之所言信無愧者迴紀而銘之云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忠果雄勇功臣金州管內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食封一千一百戶錢儼撰